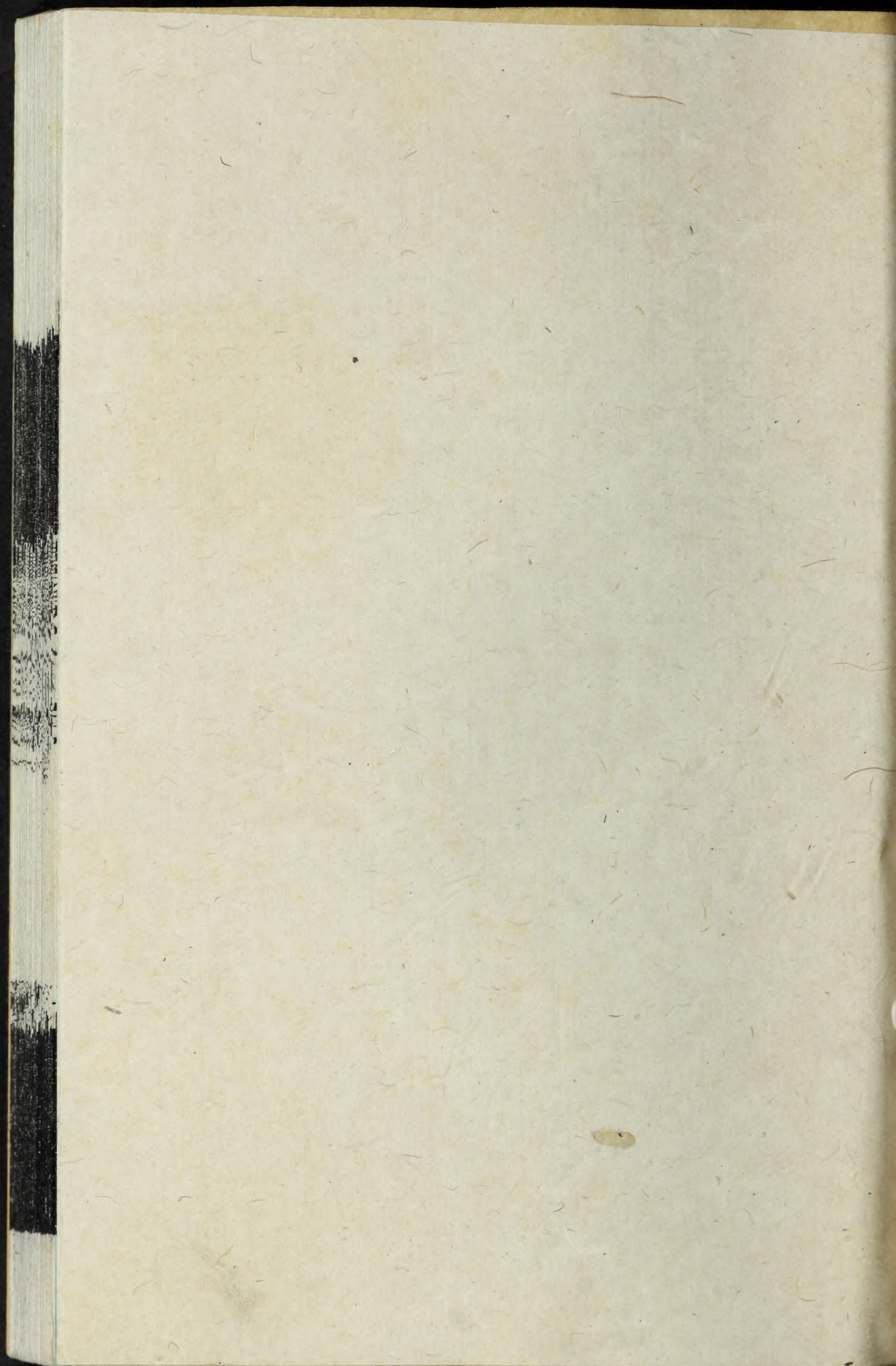




畫學心印

癸酉夏六月上澣

上虞徐三庚題



光緒四年大歲在
戊寅春三月開雕

畫學心印序

余不習畫而嗜畫古今名迹羅致頗夥同治癸亥視學中州得秦君逸芬巨幅全以渴筆皴擦極蒼勁極淸腴疑非近人手筆質之緩卿方伯始知爲君族弟以名諸生橐筆游豫一見如舊相識承惠桐陰論畫於六法源流探賾詣微獨標精蘊非時史所能企及歲丁卯君試京兆庚午展覲再至余適還朝賞奇析疑過從日密相

知之深有在丹青外者是歲余督皖學君書至
自粵附示畫學心印八卷自兩晉五代唐宋元
明以迄　本朝諸大家緒論兼收博採薈萃成
書加以評隲剖晰微茫快讀數過若有無窮畫
理蘊於胸中無窮畫境呈於眼底洵各家之精
華畫史之集成必傳於後無疑也特念梁溪秦
氏累代簪纓以文學名海內逸芬才華富瞻南
北鄉舉十上不獲登石渠天祿潤色鴻猷徒以

禺筴一官遠羈嶺表沉酣緗素而以其技鳴夫豈其志哉不知君天懷澹定獨具清臚善鑒別桓碑彝器樂石吉金而畫苑珍藏尤多傑搆窗明几淨游目自娛人望之如清祕冊府此豈三台八座所能辟睨其下風者乎且夫富貴浮雲百年一瞬惟文人著述爲能歷久常昭我

朝繪事六大家後歧途雜出君初法四王由董文敏追蹤倪黃吳王溯源荆關董巨積久資深

默參神化此書之作務在闡明宗旨詔示來茲
後之學者因委窮源見深見淺造詣雖殊必有
玩索而自得者余於畫學無所發明竊幸此書
之足以壽世而樂爲天下道也遂序而歸之
同治十年辛未元夕景其濬劍泉甫書于皖江
節署

畫學心印序

余與誼亭年老道兄交數十年自乙巳入詞館同聚春明搜書畫攷金石賞奇析疑追隨無虛日致足樂也嗣誼老司鐸吳江余亦從戎湘水雖郵筒往復而案牘勞形非復曩時興趣矣歲己巳余以展覲北上誼亭亦已改官農曹清興婆娑老而彌韻酒酣耳熱談六法亹亹不倦都人士推爲當世正宗洵非虛譽近代婁東一派

汪叔明華篴秋外不少概見每於足跡所經留心物色癸酉春自湘游粤道出五管於同年曾笙巢齋頭獲覩鄰煙畫幅法備氣厚筆墨崚嶒竟莫與比詢知爲誼老從弟亟思一見佗臺謦合始訂交焉爲余作大小十餘幅皴多擦少嶄然露骨眞婁東虞山法乳昕夕過從深談畫理恨相見晚覺海內存知己不數人也出睎畫學心印八卷採擇之博評隲之精爲藝苑獨開生

面傳世奚疑時將謀付手民徵序於余比以返棹匆匆未遑也逮歸浯溪塵事紛還久遲報命今春遭失恃之悲負土銜恤幾廢筆硯秋初接鄰煙書知剞劂將蕆思踐宿諾回憶珠江萍聚談心讀畫之樂忽忽已閱五年自誼亭古後咸以此事推袁近見叔明老筆楷模雖古氣韻毫無篋秋亦老態頹唐未窮閫奧紹西廬之傳舍鄰煙其誰與歸此書一出繪事始樹正鵠俾學

者知講求有本庶不流入歧趨余老矣憂戚塡
膺意興都盡兼以卒歲冗擾殊乏佳思然重違
鄰煙之意因走筆書此聊以志相契之深不足
當元晏之序也旹
光緒四年戊寅十二月上旬息柯居士楊翰記
於浯上草堂

畫學心印序

畫不過一藝耳然非天分與學力兼到必不能傳有學力而無天分終成一畫工若有天分而無學力以爲文人遊戲則可烏能契其微而造其極乎造其極者代不過數人南宗自王維荆關而後宋則有董巨李范元則有高趙吳黃倪王明則有王沈文唐董

本朝則有四王惲吳猶文家之有韓柳歐蘇曾

王歸方詩家之有李杜韓蘇黃元其他則非具體卽旁門耳蓋若斯之難也是其人深於畫理畫法都有論畫之作足以闡發古人啟迪後學奚啻歧路之指南迷津之寶筏耶族子逸芬少耽六法長而購求諸大家名蹟昕夕臨橅得其神髓尤於婁東虞山三致意焉同治初嘗著桐陰論畫一書始於明季迄於近代畫家之源流宗泒罔不條分縷析折衷一是久已刊行海內

矣猶以宋以前筆墨流傳者稀即偶見之亦復
楮敗絹裂未能得其彷彿爰取顧愷之張彥遠
而下至王學浩錢杜諸家畫論探討而評點之
殿以自著之桐陰畫訣輯爲八卷名之曰畫學
心印將刻以問世自嶺南寄示乞序于余余亦
嗜畫而苦不善畫雖所藏卷軸宋元畧備眞贋
亦到眼便知然心知之而未能口述之也逸芬
固深得此中三昧者既自序其書矣又奚取余

言哉光緒己卯首夏叔緗業書于西泠寓園

畫學心印序

余於畫道有癖嗜少時見古人名蹟輒喜臨摹先君子以爲余之筆墨與山水爲近因誨余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學者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當以文章經濟彪炳一世區區藝能之末不足多也其時嘔心爲舉子業未能肆力爲畫庚戌長夏窮思畢精日事盤礴余始一意爲畫矣凡遇古人名蹟朝夕研求寒暑無間如是者三年終

未得用筆之妙咸豐歲次癸丑遯跡許舍山終日無聊兀坐一室乃靜參畫理頓悟昔時之作皆拘牵陳迹未得眞詮夫古人名跡固當於有筆墨處研求之尤當於無筆墨處領會之至鈎勒之勁逸皴擦之鬆靈氣韻之渾厚色澤之古雅功夫到熟外熟時不患無此境界余生也晚國初諸老名跡均得臨摹由國初而上亦嘗搜羅數十家若唐宋諸大家雖殘縑片紙尠不得

見然而古人往矣古人之論見於書者具在也於是博覽前賢授受眞訣始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不可以形跡拘也故摹古人之跡或尚拘於形讀古人之論不啻印以心也印以心雖不見古人之跡而古人之跡可想見焉昔之人有云一筆得法卽筆筆得法今而知其言之不余欺也爰輯畫學心印八卷上自晉唐下逮時賢凡其論之合乎理法與吾心相印者悉登

而錄之後之有志斯道者茍於此參究焉知古
法之亟宜講而流派之不足惑也已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冬十月祖永書於桐陰館

畫學心印例言

一此編自咸豐癸丑年起至同治甲戌年止前後計二十年輯成八卷晉唐宋元諸大家論畫本九龍山人傳習錄後評悉仍其舊餘元明諸大家從佩文齋畫譜採入凡其論之有裨後學者雖片語單詞亦必登之簡編以備參考

一董思翁畫眼係家藏舊本與畫禪室隨筆略

有不同明中葉畫道之衰端賴振起有開來繼往之功當代若奉常廉州爲畫學領袖尤倪黃正宗嫡派其論畫之留傳者惟淸暉贈言二王畫跋共有十餘則亦足以略見一班石谷得二王之傳爲畫苑宗匠畫論散見亦無專書爰彙而輯之學者寓目會心當獲益無窮也

一南田翁甌香館題跋久已膾炙人口傳播海

内然吳與惲當代齊名與四王並重蹟既罕覯論難摎集卽所見卷冊畫幅亦不過略紀年月無從採輯癸酉長夏與楊海琴年丈萍聚佗城深談畫理恨相見晚眞生平知巳也見余此編擊節稱賞以爲必傳之刻爰出墨井畫跋一編見貽慰余二十餘年思慕用成藝林快事

一張詩舲先生四銅鼓齋論畫集刻若干畫

訣江上畫筌雨窗漫筆東莊論畫浦山論畫

山靜居畫論山南論畫諸作均極精妙簡當

有裨後學至石濤師論畫詞意元妙理解融

澈非大手筆不能然究非山水正宗姑從割

愛

一近時諸名家論畫惟錢松壺畫訣說理精妙

悉窮閫奧畫雖從文五峰入手而議論却與

古大家同鼻孔出氣亦後學所宜叅考者故

必從而錄之至評語圈點亦不過提醒學者眼目俾知古人名言至理必細心叅究方能曲暢旁通以期無負斯事非敢云金鍼之在是也倘有好古之士唐宋元明諸大家論畫倘有別本幸勿吝見貽當續刻之以臻美備是余所深望耳

梁溪秦祖永逸芬甫識

畫學心印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畫學心印目錄終

畫事肇端

造化在心非窮理盡

畫學心印

卷一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論畫事始

通於天事者莫如河河有圖而龍馬出之天地自然之圖畫莫先於此世傳史皇氏作圖亦以此其實畫祖端自有虞氏女弟敤（音顆）手始（說文作敤首可通或作黟誤或作嫘亦非）敤手與二嫂諸脫舜於叟象之害列女傳稱之宜其造化在心創此神技若夫

性致知格物不能臻此

附會之辭不足徵信

夏后治水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從而治之抱朴子因言禹乘二龍郭支馭未免荒遠難憑矣然使大章步東西暨亥度南北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非卽海嶽成圖之所自哉至唐張氏彥遠妄稱周穆時封膜畫於河陽此其紕謬有甚於三豕渡河者穆天子傳非僻書考其傳云河宗伯天曰（下原缺一字疑當是請字）封膜畫於河陽以爲殷人主蓋殷人徙都實皆際河

千古定論
可以折衷

膜畫封於河水之陽所以爲殷人主也奈何以封爲姓以畫作畫強爲附會遂成千古疑案耶前人亦已辨之余乃申明其說後之人莫更爲張氏誤也徵事原者求之史皇則太遙傳爲封膜則又誕當以有虞氏女弟爲正

畫評

晉　顧愷之

凡畫人最難畫列女刻削為容儀不畫生氣又插置丈夫支體不似自然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豔姿覺然易了畫漢王龍顏一像超越高雄覽之若面畫孫武尋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者畫穰苴類孫武而不如畫醉容多有骨俱生變趣畫壯士有奔騰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畫藺生有恨意不似英賢以求古人

此種筆意為傳神寫像家所不能到

畫馬得此訣不同凡筆

未之見也畫列士有骨秦王之對荆卿雖美而不盡善畫三馬雋骨天奇其騰踔如躡虛空於馬勢盡善也畫東王公居然有神靈器不似世中生人畫七佛有情勢皆衛協晉人手傳畫北風詩亦衛協手美麗之形尺寸之製陰陽之數纖妙之蹟世所並貴神儀在心末學詳此思過半矣畫淸游池不見京鎬形勢見龍虎雜獸雖不極體變動多方畫七賢唯嵇生一像欲佳其餘

語皆精妙耐人尋味

雖不妙合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竝戴手也

名逵字安道晉譙國人　畫嵇輕騎中散輕車詩作嘯人似人嘯然容悴不似中散處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調暢亦有天趣畫太邱二方畫嵇興各如其人尾後作臨深履薄意足爲法戒

筆致古雋有非後人跋語所及者錄而玩之

如此方能爲山水傳神

出神入化理極微妙

山水松石格　　梁元帝

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運人情素屏連幛山脈濺瀑首尾相縈項腹逼近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疏曲直聳拔凌亭隱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類劒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蔭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沁水噴之

無美不臻
無法不備
妙悟人自
能領會之

蔚同（同峒）褭茇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泉源至
曲霧破山明精藍觀宇橋彴關城人行犬吠獸
走禽驚高墨猶綠下墨猶赬水因斷而流遠雲
欲墜而霞輕桂不疏於胡越松不難於弟兄路
廣石隔天遙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
末後成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審
問既然傳筆法祕之勿泄於戶庭

此與長史筆法等篇俱有古人傳習相承之

意其託名贗作所不計也麤工朝學執筆暮

卽詡詡自誇一切成法漫然不識吾故敘而

出之

畫家關係甚大與尋常技藝不同

書畫之源肇端於此

敘畫源流

唐 張彥遠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書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已有此瑞庖羲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温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體六

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漢末
大司空甄豐校字體有六其六
曰鳥書即幡信上作蟲鳥形也顏光祿云圖載
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
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
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故曰書畫異名而
同體也周禮保章氏掌六書其六
曰象形亦蒼頡之遺意也洎乎有虞作
繪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
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

勸善懲惡
後世當奉
爲法守

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名則昭軌物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範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紀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

直與四始六義同功

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尚顧載君於唐堯石勒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樂地

種種景物乃畫中一定規矩學者能熟悉於胸中方臻純詣

山水訣

唐 王維

畫道之中水墨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底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緜之道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邨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

點綴景物須審地之所宜不可漫用

泛舟檝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水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鎖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挂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游戲三昧歲月

功深學邃
自臻神妙

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平平寫去絕不矜張正恐老畫工不無失著後來作畫譜者偷取一二連篇累牘作爲形似之語殊令人作惡須知欲探幽微期諸遙永或十年或二三十年那時方可游戲爲三昧之已得也若尋常寫作這一敬字是工夫初學者勉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第一要訣

此一定之訣入手先要講究

右丞詔示後學使學者一目了然方知法

山水論

唐　王維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顖水看風脚此是法也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拔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巖形員者巒路通者川兩水夾道名爲壑也兩山

度

此數端係山之大綱領逐一指示其訣并推究其弊自然理路分明

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纔知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淸濁定主賓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煙樹水澗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藤纏石岸臨流

林木畫訣不離此種種熟習之自臻神妙

溜深而痕齧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

畫景中不可無此點綴學者當深思之

山水畫景四時自有一定題目讀此可以

山銜紅日帆卷江濱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鎖煙籠長煙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鴻秋水蘆鳥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煙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杳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

類推

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如是者能手也

秘省名畫充棟與同館日取一二種展玩方知古人意在筆先之妙總當於無筆墨處領取雲煙過眼此事漸疎偶閱前賢授受眞訣爲之憮然學者從有筆墨處求法度從無筆墨處求神理更從無筆無墨處參法度從有

筆有墨處參神理鍼線細密脈縷精微早作
夜思心摹手追如是一二十年不患不到能
手地位以言乎神與妙則未也若或規模一
二名蹟露其所長掩其所短自以爲能並題
前人欵識以求售於世欺世欺人直欺己耳
欺人欺已直欺天耳後生輩愼勿蹈之

畫事至晉時六朝格致雖未大備而一種純麗渾古之氣邃然莫可窺覘益見古今人之懸殊也

六法論

唐　張彥遠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二曰骨法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摸移寫人罕能兼之古之畫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閒矣上古之畫蹟簡意淡而雅正顧愷之陸探微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子虔鄭法士之

畫中筆意
最爲緊要
書與畫同
一關紐

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
而無旨衆工之蹟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
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
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
也抑亦物象殊也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
之可擬無氣韻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愷
之言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
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

氣韻筆力兼備方臻神妙

吳道元筆法超妙爲百代畫中聖人物八面生動山水又傑出風塵之表或擬之探微僧繇復生非虛譽

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非妙也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自顧陸以降畫蹟鮮存惟觀吳道元之蹟六法俱全萬象畢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矣至於傳摸移寫乃畫家末事然今之畫人麤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嗚呼今之人斯藝不至也宋顧駿之常結構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

也

然後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茲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墨滓徒汙絹素即能振妙一時烏足傳芳千祀哉

篇中提喚處正復不少凡事盡可通神只在鏤心刻腎何必別求筆法於神人今之錯亂無旨直教普天下胥作衆工六法安在可嘆可嘆

精鑿

閻氏家世繪事而立本尤為首稱展子虔山水樓觀六朝第一

此言玲瓏

此言勁括更精

畫辨　　唐　張彥遠

魏晉以降名蹟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羣峰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映帶植列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也國初二閻立德立本擅美匠學楊契丹展子虔精意宮觀漸變所附尚猶狀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斯斧刃繪樹則刷脈鏤葉多栖結菀柳功倍愈拙不勝其色吳道

字字鮮艷可法可師畫山水用金碧始於李思訓雋妙乃爾

元者天付勁豪幼抱神奧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又於蜀道寫貌山水由是山水之變始於吳成於二李李將軍思訓李中書林甫樹石之狀妙於韋鶠一作偃京兆人韋鑒子窮於張通通乃初名後改名璪一作藻字文通吳郡人郎張員外也別有曹州刺史張通河間人非也通能用紫毫禿鋒以掌摸色中遺巧飾外若渾成又若王右丞名維字摩詰太原祁人之重深楊僕射名業之奇贍朱審吳興人之濃秀王宰蜀中人之巧密劉商字子

補賛兩壁不肎直率而下

夏彭城人之取象其餘作者非一皆不過之近代有侯莫陳厦字重構沙門道芬會稽僧精緻周沓皆一世之秀也吳興郡南堂有兩壁樹石余觀之而嘆曰此畫位置若道芬蹟類宗偃是何人哉吏對曰有徐表仁者初爲僧號宗偃師道芬今寓於郡側年未衰而筆力奮疾召而來徵他筆皆不類遂指其單複曲折之勢使其凝意且啟幽襟迫乎構成亦竊奇狀向之兩壁益得意深奇

眞善形容之筆語語耐人研求

之作覩其潛蓄嵐瀨遮藏洞泉蛟根束鱗危幹凌碧重質委地青飈滿堂吳輿茶山水石奔異境與性會乃召於山中寫明月峽因敘其所見庶爲知言知之者解頤不知者拊掌

嵐瀨如何潛蓄洞泉如何遮藏蛟根如何束鱗危幹如何凌碧得其境者便自深奇也中閒錮飾犀櫛氷澌斧刄等語久就沉埋吾爲表而出之知之者拊掌不知者亦當解頤矣

用筆訣竅無微不至無美不備學者當字字參究不可輕易讀過

探微於長康雖後出

論用筆

唐 張彥遠

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何如對曰顧愷之之蹟緊勁聯緜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緜不斷故

而妙用精絶宜乎後人顧陸並稱

張吳筆法神妙不愧與顧陸並駕齊驅

此種巧妙非平日研鍊於胸中豈易臨時

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絶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鈎戟利劍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元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爲畫聖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脱落其凡俗彎弧挺刃

發舒於腕下良工苦心於此可見妙

有此眞實功夫用筆自然神妙吳之稱畫聖超絕今古也宜哉

植柱鉤梁不假界筆直尺風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脈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鉤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庖丁發硎郢匠運斤效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

畫能如此用筆如此用意一點一拂皆有關係也可謂畫法備而畫理精矣

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員右手劃方乎夫用界筆直尺界筆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眞畫也死畫滿壁曷如汙墁眞畫一畫見其生氣夫運思揮毫自以爲畫則愈失於畫矣運思揮毫意常在畫而能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鈎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乎又問余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蹟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

筆跡周密
宋畫本源
點畫離披
元畫衣鉢

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蹟周密也張吳之妙點畫離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疏密二體方可議乎畫或者頷之而去

此等文字學者總須熟玩自然不敢侈談揮毫不敢妄稱傳筆法夫書畫一致自古而然不能讀書卽不能窮理不能觀物不能窮理觀物卽不知各各生意所在不知生意所在

雖欲守神專一皆死筆也聯緜者非常山之蛇超忽者乃燕石之寶假託形似疑鬼疑神吾甚憐之盖所謂筆不周而意周者須從死工夫得來到得精純之至意旨不亂外物不侵人假天造英靈來往此豈一時可希之事有如界筆直尺可棄也而不可棄不用界筆直尺而後爲生動固也不用界筆直尺而壹似實用界筆直尺方是工於寫生手今之作

者效顰捧心代斲傷手東塗西抹自云寫意
嗚呼生氣安在而生意云乎哉至篇中書畫
粘合處自當人人見及吾亦不多贅云

此即天地時行物生之妙畫家能參透此意直與造化同功矣

精微之理最爲懸解惟妙悟人能領會之

畫工搨寫

唐 張彥遠

陰陽陶蒸萬象錯布元化忘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綠之彩雲雪飄颺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綷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

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齊紈吳練冰素霧綃精潤密緻機杼之妙也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越雟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綠蜀郡之鉛華黃丹始興之解錫胡粉林邑昆崙之黃雌黃也忌胡粉同用南海之蟻鉚紫鉚也造粉胭脂吳綠謂之赤膠雲中之鹿膠吳中之鰾膠東阿之牛膠采章之用漆姑汁鍊煎並爲重采古畫皆用漆姑汁若鍊煎謂之鬱色於綠色上重用之研鍊澄汰深淺輕重精麤鬱而用之古畫不用頭

此言其久

此言其物

緑大青畫家呼麤緑爲頭緑粗青爲大青取其精華接而用之百年傳致之膠千載不剝絶仞食竹之豪一劃如劍江南地潤無塵人多精藝三吳之蹟八絶之名逸少右軍長康散騎書畫之能其來尚矣淮南子云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治賦色也不亦然乎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蹤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庫翰林集賢

古人搨畫最爲矜重後人鈎摹邱壑謂之粉本今則搨畫之法不傳矣

祕閣搨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寶之旣可希其眞蹤又得留爲證驗徧觀衆畫惟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不亦臻於妙理哉

物我兩忘離形去智二語已造忘言忘坐地位誰謂技之不可進乎道也哉

畫雲李將軍拘筆爲千古不易之法吹雲究係魔道非正宗也

論吹雲潑墨體

唐 張彥遠

彥遠曾謂古人畫雲未爲臻妙若能沾溼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雖曰妙解不見筆蹤彥遠此意殊勝然不得謂之爲法至以比山水家潑墨則又過矣潑墨自有興會吹雲未堪倣傚

風吹別調體製雖存慎勿效尤

信口縷縷
錯綜橫佚
各中條理

畫說

唐 韓 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

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
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
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
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
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
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

此段文法蓋本莊子齊物論

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

人馬雜物亦作三疊文

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鉼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蔂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

倘不忘情
文字密處

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七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游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有此筆墨須得如此敘次不知畫以敘傳抑

敘以畫傳也東坡得其意作韓幹畫馬十五
匹詩己自信作詩能見畫此眞善臨摹粉本
者也古人畫槀謂之粉本謂以粉作地布置
妥帖而後揮灑出之使物無遁形筆無誤落
前輩多寶蓄之後即宗此法摹搨前人筆蹟
以成粉本宣和紹興間所藏粉本多有神妙
者爲臨摹數十過往往克傳古人遺意今學
者不求工於運思構局繪水繪聲之妙往往

自謂能作畫而粉本之臨摹者絕鮮是所謂畏難而苟安者也以是求名烏乎可哉

妙處在物數麗雜而銓次特悉於其記可以知其畫之絕世矣

作畫用筆全在得法童而習之老無所獲者皆由未得其法也

精微之理幾於入道

記異　五代　荆浩

登太行神鉦山四望皆古松也寫之凡數萬本遇一叟教之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乃示以筆法别日訪之無蹤浩重所傳而記之其略曰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眞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爲實若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眞不可及也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眞者氣質俱盛嗜慾者生之賊也名賢縱樂圖畫代去雜

山水中氣韻思景筆墨六者須一一叅透方能造微入妙

神妙奇巧畫理更精然須悉心研究方有入路

欲曰氣曰韻曰思曰景曰筆曰墨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蹟立形備遺不俗思者刪撥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眞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爲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形奇者蕩蹟不測與眞景或乖其理偏得似此者亦爲有

再將筋骨
肉氣四勢
切指其病
學者能細
心領會直
與造化同
功

筆無思巧者雕綴小媚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貌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骨肉氣筋死者無肉蹟斷者無筋質媚者無骨色微者喪氣其病有二一曰無形一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此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夫木之生也形質都異其如遠思先合一一分明也山水之象

此中神妙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

歷代畫家能用筆者

氣勢萬千霧雲煙靄輕重有時勢或因風象皆不定自古學人得之者少謝赫南齊人品陸探微南宋吳人之爲勝今已難遇親蹤張僧繇梁之吳人也所遺之圖甚虧其理張員外唐人名璪一作藻字文通樹石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眞思卓然不貴五彩麴庭唐會昌時人與白雲尊師道士李尊師元宗時人氣象幽妙王右丞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眞思李將軍思訓字建唐宗室理深思遠筆蹟甚精雖

往往不能用墨能用墨者往往不能用筆近代惟董思翁足稱有筆有墨

此中巧妙令人探索不盡

巧而華大虧墨彩項容山人（唐天台處士）樹石頑澀稜角無蹤用墨獨得吳道子（初名道子元宗改名道元東京陽翟人）筆勝於象骨氣自高陳員外及僧道芬（唐會稽僧）以下麤昇凡格作用無奇筆墨之行甚有形蹟苟內筆無法筋骨皆不相轉何畫之能爲浩旣受叟筆法因作古松贊以呈叟其辭曰不凋不容惟彼貞松勢高而險屈節以恭葉張翠蓋枝盤赤龍下有蔓草幽陰蒙茸仰其擢幹偃舉千

重巍巍溪中翠暈煙籠奇枝倒挂徘徊變通下
接凡木君子之風風淸匪歇幽音凝空叟曰爾
之手我之心也遂辭而去

此筆受法也惟靜者爲能造之

體用爲畫中大綱領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

山水節要

五代 荆浩

夫山水迺畫家十三科之首也有山巒柯木水石雲煙泉崖溪岸之類皆天地自然造化勢有形格有骨格亦無定質所以學者初入艱難必要先知體用之理方有規矩其體者迺描寫形勢骨格之法也運於胸次意在筆先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山立賓主水注往來布山形取巒向分石脈置路灣模樹柯安坡腳山知曲折

皴法非十分純熟不能明虛皴之妙畫家解此便能跳出窠臼

巒要崔巍石分三面路看兩歧溪澗隱顯曲岸高低山頭不得重犯樹頭切莫兩齊在乎落筆之際務要不失形勢方可進階此畫體之訣也其用者乃明筆墨虛皴之法筆使巧拙墨用重輕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凡描枝柯葦草樓閣舟車之類運筆使巧山石坡崖蒼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固拙亦存乎質遠則宜輕近則宜重濃墨莫可復用淡

所貴神而明之

墨必教重提又古有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山無皴遠水無痕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閣無基雖然定法不可膠柱鼓瑟要在量山察樹忖馬度人可謂不盡之法學者宜熟味之

議論確當旨奧精深片言隻語皆可師法

主賓遠近
為山水大
綱須
用墨須要
輕重得宜
此畫樹石
一定之法

山水法

宋 李成

先定主賓次分遠近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墨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裁插繁細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密路須曲折山要高低雪天不用雲煙雨裏無多遠望山舍置之隘窄漁翁要在平灘高山煙鎖其腰

布景會得此旨自然邱壑靈奇不同尋常位置

參差錯落自不板滯

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煙以斷其派怪石巉巖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石須圓渾鋒芒八面稜嶒木要交义挺幹四時枯茂淺流傍岸深澗凌崖聳坡之上宜高煙林之木勿密重巖切忌頭齊羣峰更宜高下孤峰遠設野水遙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顛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遙煙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

逐一指示令人尋味無窮

筆墨輕重得宜自然

峻險依稀樵徑猶存煙霧迷離彷彿朦朧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礧堆奇怪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疏間密皴石脈以重分輕人物轉顧多般樓觀止須間作樹根栽插龍爪宛若扒拏石布峻嶒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濺瀑水不過兩重山無獨木石不孤單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樹槎枒掩映松林佛塔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失重矣輕病在

入妙

偏枯損體千巖萬壑要低昂聚散之不同疊巘
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若能留意於此顧心
會於精微意懶石不硬心怯水不堅
筆尖樹不老墨濃雲不輕
語雖淺近法度自存中間有與原本不同處
便傳習也其復沓者葢無存矣

讀此眞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思翁語信然

此中微妙學者能細心研求即是消息造化爲山水傳神

畫訓

宋 郭熙

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妙手鬱然出之皆入妙品畫者當以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意窮之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濶大上秀而下豐也山水自有意度遠望取其勢近看取其質其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疏薄冬黯淡見其大象則雲氣活矣其煙嵐四時不同春山淡冶而

山能如此佈置色色精妙庶幾引人入勝

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見其大意則煙嵐正矣其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綜起止之勢其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現之蹟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谿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衆山之望布以岡阜林壑

山無十步眞非夙有煙雲邱壑之癖者不能心領其妙也

至於朝光暮靄四時變幻景物更自不同

爲遠近大小之宗主也長松亭亭衆木之表布以藤蘿草木爲振挈依附之師帥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數十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春山煙雲連緜人欣

畫至神妙處自足怡情悅目宗少文之卧游良有以也

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生此意如眞在此山中此景外意也見青煙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巖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眞卽其處此意外妙也東南之山多奇秀奇峰峭壁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雲霞之表西北之山多渾厚堆阜盤礴連延不斷於千里之

神妙之景最能啟發人之性靈並非前人

外介邱有頂迤邐拔萃於四達之野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廬霍鴈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寶藏所出仙靈所隱莫不窮其要妙飽游飫看羅列胸中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孃舞劍器而筆勢益壯者

故神其說也執筆者須種種精到庶幾無負此事

如此方有無窮妙趣不爲境界所圄

也今執筆者所養不擴充所覽不純熟所經不衆多所取不精粹而得紙發筆水墨遽下何以掇景於煙霞之表哉何謂所養欲擴充近有畫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於峰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於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葢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何謂所覽欲純熟近世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

畫至神妙處畫山是山畫水是水有超乎筆墨之外者得山水之神不拘山水之形也

古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可作畫盎經歷眾多自

不過三五波此不純熟之病也必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盎睟向背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也必齊者汩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也何謂所經之不眾多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浪學范寬者乏營邱之秀媚師王維者闕關仝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於所經之不眾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

然研精去粗無美不備

此等處須逐一參究方能入妙

不盡奇萬里之水豈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巖一概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於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於坡陀失之麤專於幽閒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蹟不渾成謂之疏疏則無眞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潺湲謂之死水雲不自在謂之凍雲山不分明晦謂之

山須如此摹寫方顯山之妙處

水要如此形容乃見水之活處

無日影日到處明不到處晦山不分隱現謂之無煙靄煙靄到處隱不到處現山其形欲聳拔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欲雄豪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承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水其形欲靜深欲汪洋欲回環欲柔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挾煙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山以水爲血脈草木爲毛髮煙雲爲

山水爲畫之大綱須色色精妙自然令人賞玩不厭

神彩山無煙雲如春無花草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山爲面亭榭爲眉目漁釣爲精神故山得水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山有高有下高者血脈在下其肩股開張基脚壯厚巒岫培擁勾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如是謂之不孤謂之不仆下者血脈在上其顛半落項領相攀直下深插莫測其淺深此淺山也如是謂之不薄謂之不泄山有三遠自山

三遠畫法須將高深平三字細心尋繹然後布景方有分別人物亦然均不可率易為也

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縹緲其人物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重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

山水能如此着想眞化朽腐爲神奇矣

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皆中程度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煙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脈則遠矣正面溪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也傍邊平遠嶠嶺重疊鈎連縹緲而去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也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

此卽作畫一定章法土山石山其戴石戴土林木當如此分別以下各種

耳山光水色不下堂階而滉瀁奪目豈不實獲我心哉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遽把筆下去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塡塞人目令人大不快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聳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在山者土厚在水者土薄水有流水石有盤石水

亦要細心參究不可輕忽

得心應手方能驅使筆墨今之率爾操觚者均爲筆墨所使耳

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練飛於林表怪石虎蹲於路隅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有雨霽雪有雪霽風有急風雲有歸雲大風則飛沙走石輕雲則薄羅引素邨落不依於山崖松石不作於平渚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近取諸書法正與相符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世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善用墨者尤難

用墨之妙自有此種種在明眼人自能變通之非可執一也

皴擦渲刷諸法須逐

得之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厨中埃墨有時取青黛雜墨水而用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即墨色滋潤而不枯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此則松稜石角不瞭然用青墨水重叠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叠旋旋而取之謂之幹淡以鋭筆横卧惹惹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

字研究熟於胸中自然筆墨入妙生氣遠出以下諸色亦要逐物研究非可師心自用

墨滾同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捽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以筆引而去之謂之意雪色用淡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深淺取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旁以得之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蒼秋淨冬黯春夏秋冬又各有早暮昏曉景色便當分解就經史諸子

中故事亦須臨時各有所宜春有早春雲景早春雨景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煙雨早春寒雲欲雨春山煙靄春雲出谷滿溪春溜春作斜風細雨春山明麗春山如白鶴 夏有夏山晴霽夏山風雨夏山早行夏山林館夏雨山行夏山林木怪石夏山松石平遠夏山雨過濃雲欲雨驟風急雨夏山雨罷雲歸夏雨溪谷濺瀑夏山煙曉夏山煙晚夏日山居夏雲多奇峰 秋有初秋雨過平遠秋秋霽秋雲下隴秋煙出谷秋風欲雨西風驟雨秋秋晚煙嵐秋山晚意秋山晚照秋晚平遠遠水澄清疏林秋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平遠秋景 冬有寒雲欲雪冬陰密雪冬陰霰雪朔風飄雪山澗小雪四溪遠雪雪後山家雪中漁舍艤舟沽酒踏雪遠沽雪溪平遠絕澗松雪松軒醉雪水樹吟風 曉晚松石雲煙水各有不

同雜題則有水邨漁舍憑高觀耨
平沙落雁溪橋酒家橋梁樵子
層級不紊指授分明淺淺深深隨人領取東
坡嘗言玉堂臥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
其稱重如此相傳郭氏最工山水寒林初時
每日摹驟雨圖六幅而筆法大進此所謂接
而時生於心者也不能規乎其始不可入於
靈府旨哉乎莊生之言

作畫總須如此方能胸次廓然筆墨閒自有神閒意適之趣

筆墨一律百病叢生此中巧妙最須參透

畫意

明窗淨几佳楮輕縑號爲小墨神仙唐則鄭虔王摩詰之輩宋則郭熙朱學士之流筆底江山千崖萬壑河陽郭氏言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學鍾王學虞柳久必入其彷彿兼收竝覽廣議博攷以使我自成家然後爲得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也柳子厚善論爲文蓋萬事有訣盡當如是凡一景之畫必須注精以一

作畫必全神貫注方能造微入妙讀此知古人之名不虛傳也

讀此論河陽之小心精密宜為百世宗法

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蹟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淡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是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疏率而不整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

如此方能意在筆先頭頭是道

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整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大病也世人止知落筆作畫卻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眞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恬適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不覺見之於筆晉人顧愷之搆層樓以爲畫所此眞古之達士不然則志已抑鬱沉滯何得寫貌物情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

詩與畫實相爲表裏

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憊之人見銛鑿利刃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淸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談此吾人所師

其子郭思又言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

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外物一至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窗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神閒意定然後為之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

頁工苦心曲曲傳出學者能如此效法古人烏得不傳名後世耶

此二則乃河陽父子之言郭氏家法所以可傳也其於主敬二字已得其綱領故特表而出之其以意所不欲爲惰氣以委而不顧爲昏氣蓋言不欲有此惰氣故委之不欲乘此昏氣故置之耳莫誤解

畫水能叅透此意自臻神妙

宋蘇董評論畫水

東坡謂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唐廣明年處士孫位（一名遇）東越人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字要叔）孫知微（字太古）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與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

神奇之迹全在一時興會得心應手妙得天趣不可以尋常筆墨論也

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死五十餘年成都蒲永昇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

董氏逌 謂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彼直謂其難耳唐人孫位畫水雜山石為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發其湍瀑也時曲陽壁畫世傳為異後有梯而升者知壁有隆窪隨勢

畫水得此妙手眞無意不賅無法不備極水之體盡水之神得水之趣可稱天下之大觀而無遺憾矣

爲之以是衒於世俗近世孫白始刱意作簿泊浚原平波細流渟爲瀲灩引爲決泄盡出前人意外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嘗言畫漫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夫漫流之失爲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浪頭沸起反如印板水紋故知汪洋涵蓄以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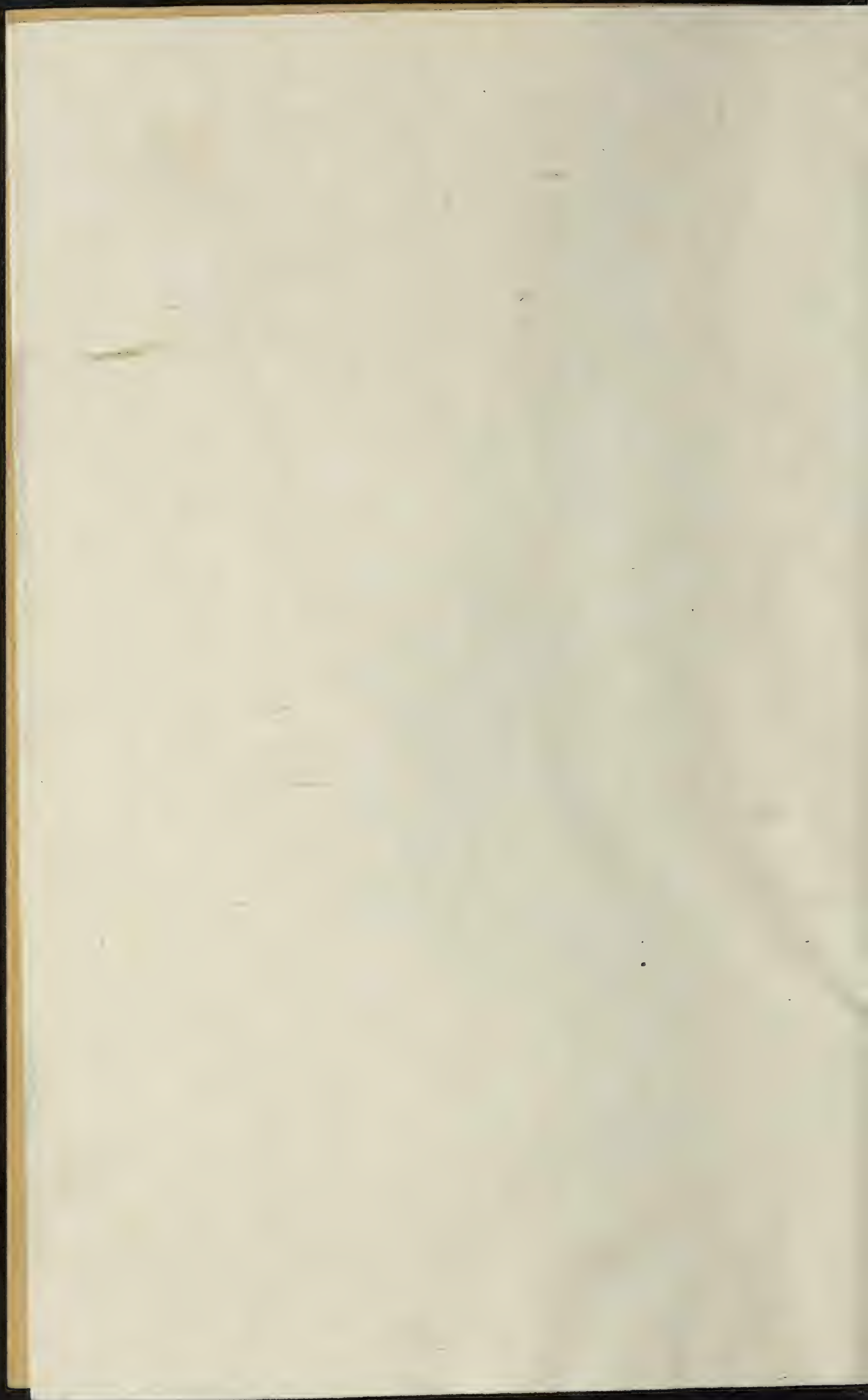
演爲平引脈分流以澹蕩爲勢至於聚爲漪瀾散爲淪潤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眞天下之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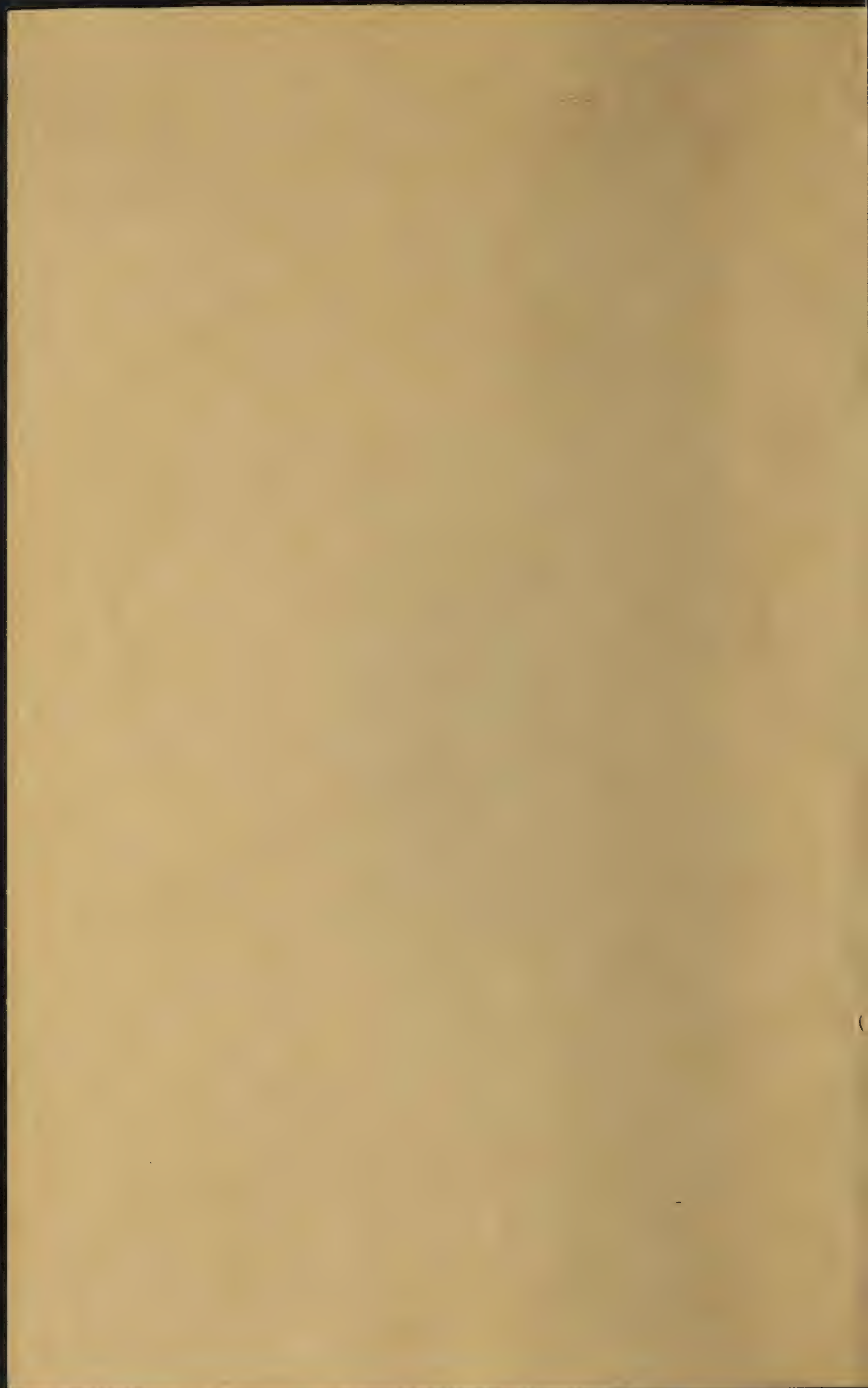
蘇董二論合而參焉學者當知苦心孤詣堅厥志以求之無自衒於世俗也子思子作中庸言惡於志是我志惡我也我之志尚將我惡而欲以欺人且以欺天下欺後世忍乎哉徒爲識者嗤耳志登千仞之臺十仞百仞而

止志惡之矣筆墨之傳與不傳人之指摘與
否姑勿論乃吾爲吾志惡乎奚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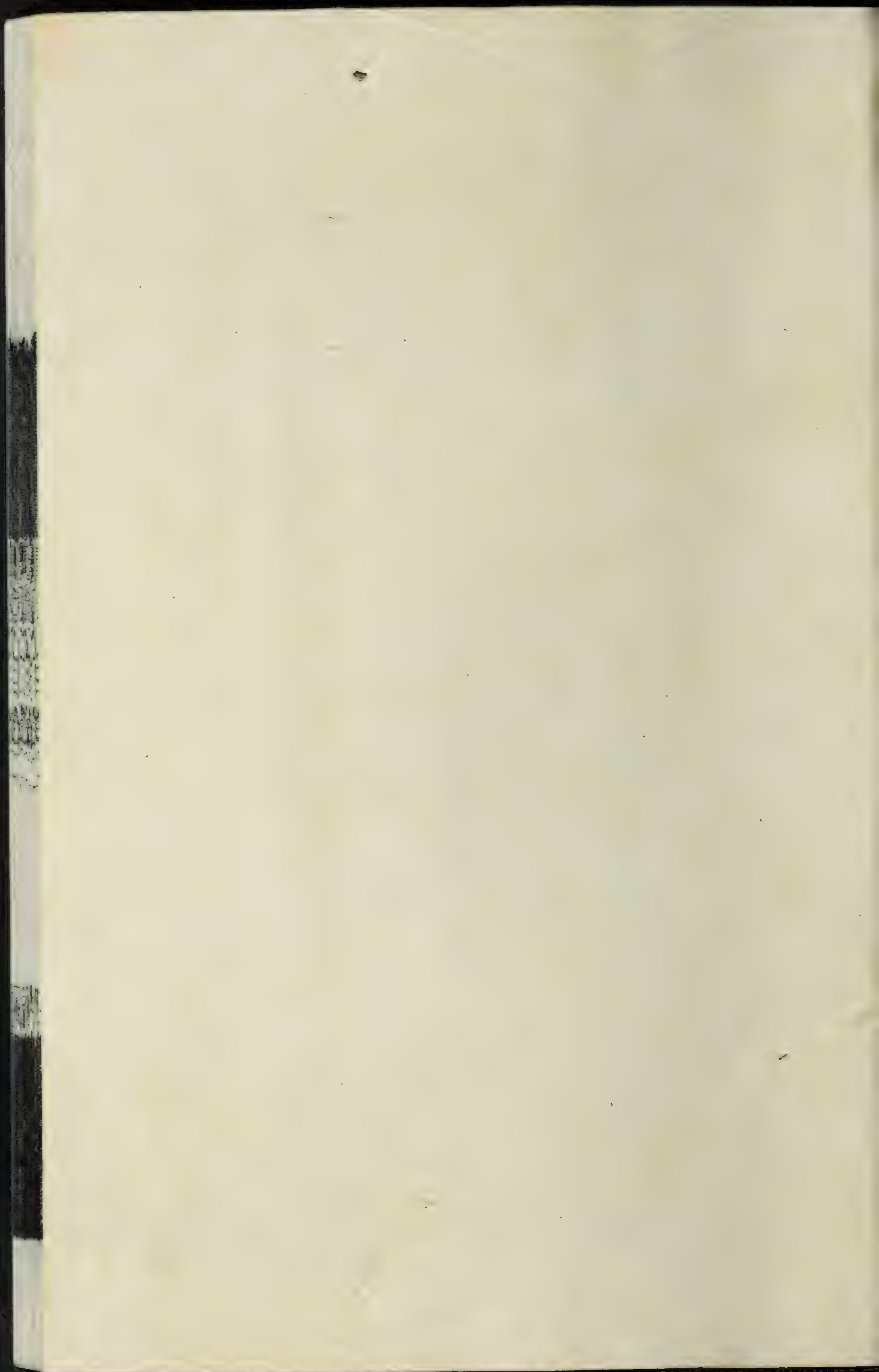
畫學心印卷一

男鳳墀校字









補圖家須領取此意方臻精妙

畫學心印

卷二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西園雅集記　　宋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絶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

點綴景物
摹寫人情
一一曲肖

者爲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觀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无咎跪而捉石

如徒擬形似不能傳其神韻雖極工緻終凡筆也而斯圖之景物生動盡致爲傳神寫照家所不能到

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者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髯頭頑童捧古研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

林泉樂趣惟人品學問出人頭地又復淡於榮利者方能安享之

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淸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此圖非傳神寫像之作而實爲傳神寫像家所不能到學作丹青總須能具此等筆法方爲毋負斯事故附錄斯篇於此有志者自端其品自精其能勿使古人專美於前也勿耗筆以待勿束書而嘻勿濃豔之薰心勿駘蕩而難持敬業樂羣而勿弁髦乎前規言無哤事無易席貴弗驕處閒弗鄙瀟灑出塵各傳其意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此中微妙最難傳寫全在渲染襯貼得法自有引人入勝之妙

畫說

宋 羅大經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此亦未知道妙云爾唐皇令韓幹觀所藏畫馬幹曰廐馬皆師李伯時過太僕卿廨舍終日縱觀御馬至不暇與客談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爾超妙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下筆生馬如

无疑以造化爲師宜其靈機活潑天趣飛翔脫盡筆墨畦徑

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胸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描模也曾雲巢无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問有所傳乎无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邪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葢无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界劃畫要無一筆不精妙無一物不逼肖方為擅長觀此殆無遺憾

論界畫法度繩尺

宋 鄧椿

畫院界作最工專以新意相尚嘗見一軸甚可愛玩畫一殿廊金碧熀燿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於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腳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

近世湯賚臣言世俗論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為易事不知方圓曲直

界劃必工合法度方能入妙非可以杜撰率易爲也

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妙者況筆墨硯尺運思於縑楮之上求合其法度準繩此爲至難斯言頗足爲式至謂界畫於唐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是眼光有未到耳如昌黎所稱趙侍御品格侍御憲宗時人其名不傳郭恕先有所不逮也湯又稱趙集賢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子昂此言不可忽矣

恕先以俊偉奇特之氣輔以博文强學之資游規矩準繩中而不爲所窘論者以爲古今絶藝

又考郭忠恕爲屋木樓觀上折下算與諸匠本法略不相背其氣勢高爽戸牖深秘前人謂其盡合唐格則斯事之莫備於唐有無庸一語撇郤背況如貞觀初東蠻謝元深朝冠烏熊皮冠以入閣立德等奉敕成圖蠻邸交集王會森嚴陰羽皃旌繁露搢珽外臺陳幣中臺受贄赤奕張於四隅主東方者衣青主西方者尚白青馬黑嶽鼬（音酉胡地飛鼠）犬盧牛鸞凰孔翠黑豹黄熊色

徐崇嗣創沒骨法脫盡板刻之習後世遂爲濫觴

色精絕珠璣玳瑁龍角文犀各因方物以獻望之奚啻如荼如火安得以唐代無作者概之湯氏不知何由作此謬語余爲摘而刺之使後人知不可輕率立言如此

郭若虛記芍藥圖五本一卷爲徐崇嗣所作沒骨圖崇嗣熙之孫也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但取其濃麗生態以定品蔡君謨題云前世皆以筆墨爲上至崇嗣始用布彩逼眞故趙昌輩

倣之郭氏又謂崇嗣亦遇興偶作後來未必皆廢筆墨趙昌亦非全無筆墨惟用定本臨摹多尚傳彩此又吾所弗爲耳推郭氏意爲崇嗣極力奬借近來士夫亦有效之者

界畫固不可杜撰卽沒骨一法亦以神彩生動爲上不可以杜撰率易爲之若執而不化則外合而內不充所當容與其心與天爲徒與古爲徒虛而待物惟道集虛耳目內通鬼

神將來舍而況於人師

理極精妙

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畫學亦然

雜採諸家山水論

性者天所賦機者神之用氣韻生動則根於性而成於習若虛郭氏謂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此謬說也其謂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是也須是人品既高採賾索隱鈎深致遠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若止摹奇蹟竭巧思同衆工之伎者藝士能之得自天機出於靈府輪扁不能得之其子也

用筆之妙發揮略盡

如世人押字法謂之心印蹟與心合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爲隨心所合皆得名印書與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非印而何故言心聲也書與畫心畫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非言其一筆可就也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緜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閒如是乃能墨妙天下意超物表董家名逌問答云如何是當下生意

畫家必筆法精妙功力深邃摹寫各家一一得其神味然後方

曰殆謂自然問自然則曰能不異眞者斯得之此語了而不了學者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似豈能合於自然哉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爲工豈其形似之貴耶要期於所以似者貴也歐陽氏名炯乃謂無形似而有氣韻則質勝於文此其語更謬悠形似尚無何從求之氣韻且氣韻豈可以質言者今動輙擬剕闕擬倪迂彼未必是擬其似是者而踉蹡喜矣此又予心所爲刺謬

能講究氣韻豈但求形似者所可得而躐等也

也根於性動於機假之手而寄之色非可求其似者而託意也世傳韓幹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青驪驒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非果奪物精魄唯能造其微得於元解則物情有寓焉者馬之疑於神者其殆是耶刻蔦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而歌應律龍點睛而風雨忽至鯉得水而鱗甲乍張其得於妙用者將神運之而不知也惟十二

山水章法第一先講布置自無迫塞之病次講遠近一一得宜方爲純詣

忌頭是最初時所宜講悉饒氏名自然論之矣一曰布置迫塞小幅巨軸或隨意經營若幛過數幅壁過數丈先以竹竿引炭朽布山溪樹石樓閣人物大小高低一一位置立於數十步外諦觀睥睨卻將澹墨審定謂之小落筆然後揮灑無不得宜二曰遠近不分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葢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峰嵐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

山以氣脈為主氣脈貫通方有生氣

水以源流為本源流曲折便是活流

境分夷險不落平境

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逾遠逾淡不易之論也三曰山無氣脈一幅之中分布起伏氣脈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叠下必有脚數重方盛載得住多山頂而無脚者非也惟透角不在此例四曰水無源流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頂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摺山便畫一派泉理未達也五曰境無夷險境有崒嵂者

自有意趣

出路入路最要隱現分明如可步入方得山水眞趣

石以三面爲要上下左右自然顧盼有情林木串插一叢樹必

有平遠者有縈迴者有空濶者有層叠者或多林木亭館或多人物船舫每遇一圖必立一意六曰路無出入山水遠近全在逕路分明或林下透現而水末復出或巨石遮斷而琳瑯半露或隱坡隴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木藏之庶幾有不盡之景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皴法不一當各隨所學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爲佳八曰樹少四枝大概生厓壁者多纒錯生坡

要有四枝乃爲美備

人物無論工緻寫意總要脫俗山水中人物不必拘泥家數總須得其神情意態則山水生色樓閣全在位置熨貼界畫精到

隴者多高直干霄多頂近水多根枝幹不可分左右須當間作正背葉有單筆雙筆更分榮悴乃按四時九日人物傴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鑿者筆力蒼古必皆意態閒雅古人所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傴僂之狀十曰樓閣錯雜重樓疊閣而向背分明不離繩墨此爲最難江邨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

用墨須濃淡得宜自然墨具五色其妙與設色同

點染自有定法學者須逐物研究細心探討自然無美不臻出人頭地

一以界畫之法十一曰滃澹失宜下墨不論水墨與設色金碧即墨瀋滃澹須要淺深得宜十二曰點染無法設色金碧各有輕重輕者山用螺青樹石用合綠染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綠并綴樹石人物用粉襯皴石卻以螺青合綠再加以石青綠逐摺染之樹葉多用夾筆除紅葉外不可妄用丹朱點梢有丁香鹿角皴石有斧腦箭頭水邊宜著孤舟嶺外深藏野寺

人物則三四點而成江邨則八九家不少禽鳥多棲古木樓臺半隔疏林巔崖作古木垂藤怒石起飛淪濺瀑大圖幛先觀氣勢小景致略或微茫以上諸條不可不謹

採諸家論畫錯綜成文理法兼至不可不讀

畫境如此自然生氣遠出脫盡筆墨畦徑

彙集眾人山水說

大抵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活筆李澄叟自幼習覩湘中山水長游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久久然後自覺有力北人山水布置拙濁法度樸率以其原野曠蕩景之委曲而然山水上人物屋木橋梁不拘巨細只是點捽而成彷彿便休不知法度描染細巧以媚俗眼此是人物景致便成補衲自江陵登三峽夔門長流

三千餘里重灘逆瀨滙伏狂瀾旋渦回流雄波急浪備在其間登山則自夷陵之西懸崖峭壁陡岸高峰幽泉秀谷虎穴龍潭臨危列險驟雨狂風無不經歷眞所謂探囊得物也故風力氣韻固在當人畫山石者落筆便須堅重每留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雪破墨之功爲難畫水者有一擺之波三折之浪布之字之勢分虎爪之形湯湯若動使觀者浩然有江湖之思如遇屋

麓臺筆端金剛杵實本此意

觀此今之畫家皆當擱筆

木望之若深遠無際張洵於蜀中貌吳中山水燕文季在畫院止燕家景物信乎劉氏學箕之言曰侔揣萬類揮翰染素雖些小一藝然目無鑒裁之精胸有塵俗之氣縱極工妙而鄙陋不逃明眼是徒窮思盡心適足以資世之靶鼻不若不寫之爲愈今之人以一藝自表於世皆文人才士非以人物山川佛像鬼神著則以樓觀花竹翎毛走獸顯蓋未有獨任一見而得萬物

畫以人重
令人欽仰

之情兼備諸體而擅眾作之美者雖張僧繇吳道子閻立本諸公不能之況萬萬不及比者乎古之所謂畫士皆一時名勝涵泳經史見識高明襟度灑落望之飄然如有蓬萊道山之丰俊故其發爲豪墨意象蕭爽使人寶玩不寘今之爲人役者視古之人又萬萬不啻也又有迫於口體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強問之能彼乎曰能之能此乎曰能之及其吮筆運思茫昧失措

畫品之低多由於此

今之强作解事者不

鮮不刻烏成鵠畫虎類狗神奇精妙又安從覯
之所以然者未可悉尤志在阿堵間而已昔趙
文敏問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
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
工愈遠此中關捩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
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所以
故步難移且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紀錄但
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如何

免聽聲隨影之誚

是佳便茫然失對不過爲聽聲隨影終其身不能精鑒也黃公望亦有慨乎其言之略曰漢唐遺墨不復多見米南宮評品稱董北苑無半點李成范寬俗氣一片江南景也厥後僧巨然劉道士皆宗其法劉筆罕見江貫道用筆輕澹匀潔林木樹葉排列珠琲宋人亦珍視之作山水者必以董爲師如吟詩之必學杜也其說良是卽如營邱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

三家畫各極其妙允足鼎峙千秋

類三家鼎峙要亦未可輕議不過大有逕庭耳近代如翟院深劉永紀眞之輩難繼後塵翟學李劉學關紀學范夫氣象蕭疏煙林清曠豪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邱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壯雄強搶筆俱勻人物皆質者范氏之作也煙林平遠之妙始自營邱畫松葉謂之攢鍼筆不染淡自有榮茂之色關畫木葉間用墨揾時出枯梢筆蹤勁利學者殆難到范畫林木或側影如偃蓋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柏耳畫屋既質以

墨籠染後輩目爲鐵屋復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貴許道寧一高克明郭熙李宗成邱訥之流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各開戶牖皆可稱尙故世傳關仝雖師荆浩青出於藍此亦郭氏若虛所談學者可共參焉

集衆人說雜而成文爲初學設其他更有精微處吾亦未之及

布樹得此訣自然生動不板

如此畫石自有逐漸改觀之妙

山水樹石論九則　　元　黃公望

董源李成二家樹石各不相似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石無十步眞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建康山勢董石

麻皮皴北苑最爲擅長諸家莫乃

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亦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埽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大概

畫樹章法能如此布

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

置自然生
動入妙

唐六如畫
石亦用此
法

水到交時
而水口出

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遇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摸記登樓望空潤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遠水無灣水出高源自

須要天然不可牽强

此言章法精嚴有如此者

此即實處用虛之法

上而下切不可斷脈要取活流之源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峰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眞山之形也山坡中屋舍水中小艇可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法不是要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爲面

天眞簡淡俱從此出

理精即法備學者能參透其理則用筆落墨甜邪俗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非上品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後代必昌果然

松樹山脚藏根蒼秀喻君子冬景借地為雪薄粉暈山頭大抵作畫祗是個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巨工善得丹青理用墨最難李成惜墨如

賴諸病掃除淨盡

金是也大要去邪甜俗賴四個字
九則中拈出理字最須參透明其理者不從
筆墨上討生活有理方可與言氣有氣無理
非眞氣也有理無氣非眞理也理與氣會理
與情謀理與事符理與性現古人每有寓意
於筆墨蹊徑之外者鴻都奇蘂雲集乃官樣
文章若柴桑寫扇件彼琴書清夜游園實傳
譜系儒雅之道與典冊無殊故善觀畫者須

能旁參佐證遠考風徽具論世知人之識以
讀畫則帷囊所收方許藏蓄方資披玩否則
古人一種深沉恬密意理全無領悟但云此
聊成所積砥柱所遺果足可珍賞又云如何
濃至如何淡折如何雄壯絕俗如何瀟灑出
塵這好隔壁聽也題目既得結構自知今譬
之陳法行陳中束伍之法什伯千萬億異其
數方圓曲直銳殊其形鵝鸛魚麗握奇八陳

六花五行三才十二辰別其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其制兩前伍後專右參左獨開生面處無不洗眉刷目而尋之不見其蹤細細剔抉條理秩如善丹青者如是如是其中局陳森嚴人物花鳥布置錯落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尠能解道卽跬步耳邱壑之層見疊出未易端倪麤疏理會者謂一望了然而淺學小生往往摘爬指類趁其胸臆以談理

更復輕描淡摹依其腔調以作僞此中不從理氣兩字積數十年訂僞辨眞之力能爲鑒定乎離塵捫天刮摩日月指劃溪陵其孰與折衷之信哉不經至人之賞玩未辨妍媸也駿骨不來死鼠爲璞矣執筆之士未曾誤點爲蠅惟見無成類狗又此道之所由衰也棊柿藩身婞阿徇俗豈不惜哉茲因前人評論有大將領卒森然不可犯之語故從什伍法

中曲鬯言之如此至於邪甜俗賴是當察其病而一一去之有一等人事不師古我行我法信手塗澤謂符天趣其下者筆端錯雜妄生枝節不理陰陽不辨清濁皆得以邪槩之今所談者規門矩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者也有一等人結搆麤安生趣不足功愈到而格愈卑是失之甜古人謂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固非爲若輩指迷也唯神

明煥發意態超越乃能一洗萬古甜濁耳俗之一字不僅丹青誇目一流俗則不韻山谷老人言凡書畫當觀韻李伯時作李廣奪馬南馳狀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值人馬應弦伯時嘆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此意差堪神會賴者藉也是暗中依賴也臨摹法家不廢倚靠才子弗爲張雷出匣之劍自吐光鋩偃師應律之歌備呈元祕妙解投機

無有轍蹟昌黎得文法於檀弓后山得文法於伯夷傳愜心處正不在多人亦無從摸著矞雲輿而英露集六經之深意天漢之昭回將彙於筆墨間靈妙所傳兼資考習思議所及更藉見聞豈容以漫無心得侈談工拙哉

篇中講究全是化工靈氣均極精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徐黃畫格不同各極其妙

制作楷模

吳帶當風曹衣出水古語相傳如是言吳道子寫人衣褶每多飄舉曹仲達北齊人則多緊窄耳又謂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則其耳目所習爲然黃筌與其子居寀待詔于蜀既歸宋皆給事禁中多寫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世所傳桃花鷹鶻純白雉兔合盆鵓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徐乃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

水鳥淵魚世所傳鳧鷹鷺鴛蒲藻蝦魚叢豔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若夫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畫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凌雲翳日之姿若崖岸豐隆方得蟠根老壯也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肉毛骨仍分諸物所稟動

林木得此意自然蒼古奇妙

體物工夫斷不可少

寫生妙訣

止之性四足惟兔掌底有毛謂之建毛畫龍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樓閣無令筆蹟繁雜失壯麗閒雅之意畫花果草木辨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後先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翎毛須識諸禽形體名件觜喙口眼腦毛衣翅有梢翅有蛤翅翅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六梢又

非於此中探討數十年者不能窺其微妙

有料風掠草彌縫翅習之間散尾壓磾尾肚毛腿袴尾錐脚有探爪節三食爪節三撩爪節四托爪節一宣黃八甲鷙鳥眼上謂之看棚一名看簷背毛之間謂之合溜山鵲鴉類各有歲時或鳴集而羽融緊戢或寒棲而毛葉鬆倩具有名體處所不可闕一又解繫自有體法豈可毫釐之差韓幹云廐中萬馬皆吾師其說明矣畫花竹須朝暮觀之然後見其含苞養秀榮枯凋落之態翎毛以上郭氏若虛言解繫體

神妙之蹟最難學步

以下數語李澄叟說至沈括云彥遠評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學者又非可以曠代絶筆爲辭不顧世人之指摘也

夫羔鴈之飾繢畫雲氣古初已然畫固與士夫相親習焉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自是畫家要訣予觀古人作此即以腹中先立藁本爲

勝何以言之忖留神與魯班語班善圖物容神不欲出班乃拱手與神言以足畫地非腹藁而何秦工人畫海若之神張平子寫駭神之獸比比而是漢明帝問博士以天之常宿博士某具對七百八十三星森羅布置指畫帝前又帝以單于初入朝思股肱之美命圖功臣於麒麟閣法其形貌非腹中自有藁本一時承敕點染而能彷彿耶故後之讀古人

書卽春秋之車旂器服葩經之草木蟲魚及一切經史皆當平素一一流覽參訂洎乎體物而興隨類傳彩點染縱横飛游騰竄如可驗諸目前者溫洛滎河瑤牒金冊瑞美如斯是亦不爲無助世固有是人乎吾當倒屣而迎之玆畫史所輯其淺淺者耳然無規矩不能方員製作楷模種種體要又爲度世金鍼矣擲筆爲之三嘆

虎頭用筆之妙眞千古獨絕其機趣天然非學力所能到也探微如此精妙宜乎

畫鑒

孫吳時曹弗興古稱善畫宋宣和初刻意搜訪已不可得衛協晉人也名畫記品第在顧生愷之上世所傳高士圖刺虎圖乃唐末五代人所爲頁非眞蹟愷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諦視六法兼備又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六朝陸探微與愷之齊名氣運遒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必新奇展子虔畫山水唐李

顧陸齊名

右丞爲南宗之祖

思訓父子爲北宗之祖

將軍父子宗之畫人物意度具足可爲唐畫之祖唐以閻令公立本爲第一吳道子筆法超絕早年嘗摹愷之大能髣髴王右丞胸次瀟灑文人之畫自其始周昉士女人物有富貴氣張萱尤長於嬰兒不在昉右李思訓爲著色山水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曹霸人馬筆墨沉著神彩如生韋偃筆力勁健如顏魯公書法松石更佳揮霍振動廣川跋中已云韋畫殆絕韓幹初師陳閎後

黃徐兩家爲花卉翎毛之祖

師曹霸張彥遠名畫記幹與閻俱師於曹霸唐名畫錄稱閻爲閻令公之後一人畫馬得骨肉停勻法與曹韋竝馳韓滉人物源流顧陸牛圖是其所長戴嵩得其緒餘有名於世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大抵精於設色濃豔如生其他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資集諸家之善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水師孫位至於花竹翎毛超出衆史筌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熙志趣高遠寫生妙奪造化畫

畫以骨法氣韻爲上

花落筆頗重略施丹粉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寶居宷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多佳作顫筆棘鍼是效其主李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禽畜尤長於獐猿若趙昌以傅染爲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邱慶餘葛守昌崔白艾宣丁貺皆藉以成家要知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規式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尉遲

王洽爲米畫之祖

乙僧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不隱不在盧楞伽下楊廷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中雜畫一一臻妙裴寬善畫小馬筆墨閒雅張璪松石清潤翟氏師吳生得傳色法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原本有周文矩人物宗周昉一語節今王洽潑墨成山水煙雲慘澹脫去町畦盧鴻一清氣襲人范長壽用色亦潤名畫記范長壽學張僧繇同時有何長壽與范齊名荊浩山水爲唐宋之冠陸晃畫有

畫法之神奇超妙惟董巨米三家卓絕千古

所由董巨並稱

二種細者爲上五代左禮寫佛像入妙不在韓蚪下董元天眞爛漫渲淡多姿唐無此品在畢宏上此米元章議論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元又在諸公之上樹石幽潤峰巒清深早年礬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後有鍾陵僧巨然與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要各得元之體米氏父子用其遺法別出新意自成一家然得元之正傳者巨然也支仲元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

此論千古不易允爲定評

唐希雅弟忠祚花鳥亦入妙品宋武宗元宋之吳生也行筆如流水神彩活動營邱李成山水爲古今第一宋復古李公年王詵陳用志皆師之郭熙其弟子中之最著者也宋山水家超絶唐世者李成范寬董元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體貌范寬得骨法故三家足爲百代師法許道寗早年畫惡俗太甚中年稍自檢束微細處頗入妙理李伯時專師吳生

此皆有墨無筆不足爲後學取法

輝映前古王端畫物古拙無神氣武岳用筆純熟其子洞清能世其學高克明不免畫人之習王齊翰不免近俗若入細者固勝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燕文季山水細碎清潤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裴文晛畫牛有聲然形似有之古意不逮孫太古筆法甚老黃筌殊不能過徽宗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墨花墨石有入神品者鄆王墨花入能品張敦禮人物樹石並倣顧

余藏先生墨菜一幀畫於羅浮僧舍胸次濶大魄力沈雄其一種磅礴之氣眞有羅浮雨山風雨合離氣象苔點坡草一一如從雲霧中出化盡筆墨蹊徑見者望洋驚

陸東坡先生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枯竹奇石特出新意米元章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眞發露怪怪奇奇子友仁略變其尊人所爲成一家法元章嘗稱華亭李甲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鴈雜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外者濮王宗漢墨鴈可入神品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花如影然別成一

嘆無從措手眞奇寶也北宋諸大家皆當拜床下矣上有倫文敍題記甚詳

家正所謂寫意者也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趙孟堅子固墨蘭最得其妙松竹水仙松枝墨戲皆妙品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眞畢良史少董江參貫道皆能畫山水窠石其畫院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馬賁下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於李唐差加賞閱其餘亦不能盡別也

此篇采眞子湯垕所輯也鑒書博士柯敬仲

與之同時斟酌著論如此較德隅齋畫品為勝李廌作其言賞閱自李唐下唐字晞古建炎中與馬遠夏珪同在畫院善山水尤工畫牛得戴嵩遺法餘不盡別未免過夸嘗考古今來畫品可得而約舉者南齊謝赫所撰最古其中品第優劣自陸探微以下凡二十七人分為六品畫家之稱六法始於是書續之者陳姚最所錄凡二十人唐貞觀公私畫史裴孝源作所錄皆隋代官庫本不足讀張彥

遠歷代名畫記前三冊集論畫四冊以下皆畫家小傳引據浩博足資見聞宋郭若虛續以見聞志始唐會昌元年止熙寗七年分四門曰敘事曰記藝曰故事拾遺曰近事馬氏文獻通考稱是書爲畫家綱領至鄧椿畫繼則自熙寗後至乾道三年凡二百十九人又續郭氏書者也若唐朱景元名畫錄所撰畫家分神妙能逸四品神妙能分三等逸品無

分而宋黃休復撰益州名畫錄自唐乾元至
乾德凡五十八人逸神妙能四品分隷景元
以逸品居三品外休復以逸品居三品前此
乃各得其性之近豈爲定評米氏舉其生平
所見所聞品題眞僞名曰畫史廣川董逌作
畫跋更多考證較米實優然逌官司業爲張
邦昌撫慰太學生其人殊不足道近夏氏文
彥所成寶鑑採古來能畫人名氏自軒轅迄

勝朝附以外國凡一千五百餘人最繁富梗
概蓋略具矣吾觀采眞子之言曰古人作畫
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詢多見
道之辭所鑒賞者亦有倫有脊故節而錄之

作畫無論工緻與寫意能有古意庶幾免俗子昂此言可深味矣

論畫

元　趙孟頫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便自爲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横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爲佳此可爲知者道不爲不知者說也

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遠甚予刻意學唐人殆欲盡去宋人筆墨

文敏天分人功俱臻絕頂而猶自以爲不能足見兼長之難

吾自少好畫水仙日數十紙皆不能臻其極葢業有專工而吾意所寓輙欲寫其似若水仙樹石以至人物牛馬蟲魚肖翹之類欲盡得其妙豈可得哉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

論畫　元　柯九思

寫竹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

逸筆草草正天機勃露純任自然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亦非尋常畫史所能解也畫寫胸中逸氣此語最爲微妙畫史解此已脫塵境而與天游

論畫

元 倪瓚

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駡無所不有寃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

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强

矣

辨爲竹眞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論畫　　元吳鎮

墨戲之作葢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評畫者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此眞知畫者也

墨竹之法作榦節枝葉而已而疊葉爲至難於

神化之境其妙在筆情墨趣之外非譜格

此不工則不得爲佳畫矣

論畫

元 楊維楨

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卽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

之所能限也

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卽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貓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眞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眞者卽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胸具造化自然意在筆先

仲圭之於巨然石田翁之於仲圭皆各有

論畫　明杜瓊

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忽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啟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著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

論畫　明沈周

吳仲圭得巨然筆意墨法又能軼出其畦徑爛漫慘澹當時可謂自能名家者葢心得之妙非

心得之妙

轉腕靈妙非天資卓絕者不能解此訣竅

易可學予雖愛而恨不能追其萬一崑山士人皆畫梅其用墨太重殊失清雅是有累於梅矣

論畫　　明　唐寅

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筆轉腕靈妙耳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

作畫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溫湯或河

畫遠山須加此離墨方見靈妙

水皆可洗研磨墨以筆壓開飽浸水訖然後蘸墨則吸上勻暢若先蘸筆然後蘸水被水冲散不能運動也

論畫　　明　文徵明

畫家宮室最爲難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

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

枯樹之妙須要八面出鋒方能面面生枝自無窒碍各家畫法

多寫雪景葢欲假此以寄其歲寒明潔之意耳

論枯樹

明　唐志契

寫枯樹最難得蒼古每畫最不可少即茂林盛夏亦須用之山水訣云畫無枯樹則不疎通此之謂也但名家枯樹各各不同如荊關則秋冬二景最多其枯枝古而渾亂而整簡而有趣到郭河陽則用鷹爪加以細密又或如垂槐葢倣荊關者多也如范寬則直上如埽帚樣亦有古

雖不同總要能得八面意畫成自然靈妙

點苔雖係細事却爲

趣李成則繁而瑣碎筆筆清勁董源則一味古雅簡當而已倪元鎭云畫枯樹也則此數君可以兼之要皆難及者也非積習數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倣其萬一今人假古畫邱壑山石或能勉爲僅似若到枯樹骨髓暴露矣是以知枯枝要妙最難

論點苔

畫不點苔山無生氣昔人謂苔痕爲美人簪花

畫中第一緊要

點苔無法雖皴染到家終爲全體之累

信不可缺者又謂畫山容易點苔難此何得輕言之蓋近處石上之苔細生叢木或雜草叢生至於高處大山上之苔則松邪柏邪或未可知豈有長於突處不堅牢之理乃近有作畫者率意點擢不顧其當與否儻以識者觀之皆浮寄如鳥鼠之糞堆積狀耳那得有生氣夫生氣者必點點從石縫中出或濃或淡或濃淡相間有一點不可多一點不可少之妙天然妝就不失

古人點苔之妙學者當細心參究不可輕忽

之密不失之疎豈易事哉古畫橫苔直苔不點苔者往往有之要未有一點不中竅者此皆是預先畫山石無一筆頹敗破壞之處故臨點自然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容或無妨也今人不察妄謂山石醜處須以苔遮掩之此愈遮所以愈醜是以浮寄煩腫之病都坐於此

論用筆用墨

古畫譜言用筆之法未嘗不詳乃畫家僅知皴

字字詮發其精義辨其異同用筆用墨無微不至

刷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幹如渲如捽如擢其誰知之蕊幹者以淡墨重疊六七次加而深厚者也渲者有意無意再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捽與擢雖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捽用卧筆彷彿乎皴而帶水擢用直指彷彿乎點而用力必八法皆通乃謂之善用筆乃謂之善用墨

論氣運生動

氣韻生動得如此注解便覺字字有官緊處學者當細心體味

氣運生動與煙潤不同世人妄指煙潤遂謂生動何相謬之甚也葢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俱謂之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力有氣機此間即謂之運而生動處又非運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要皆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涼又如畫貓絕鼠圖畫大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

畫以天眞爛漫爲上若工巧便落下乘矣

煙潤不過點墨無痕迹皴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論畫

明 屠隆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子之於詩也

畫貴得其
神韻如徒
摹擬形似
畫意所在
終身不知

論學畫

人能以畫寓意明窻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煙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爲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爲俗品古之高尚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靡不盡臻神品賞鑒大雅須學一

學古人不似則未盡其法徒似則未得其神

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論畫　　明　李流芳

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臨摹古人如此册於荆關董巨二米兩趙無所不倣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彥敬學二米然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余不能畫而知其大意如此

竹卷難長最爲篤論

論畫

明 李日華

少時見余友髯朱畫竹喜而效之度不能勝輒棄去爲林木山水以自娛大都竹於長卷位置尤難寒稍萬尺雖不乏煙雲變化而詰曲高下坡陀掩映往往不能遂其聳然干霄之勢古人以竹卷傳者予亦未覯奇絶也嘗以此語友人潘與歸休皆以爲然二子皆專工畫竹已卓然成家而獨以位置長卷爲怯其他可知已

勾取形象
全在轉腕
靈妙自無
板結之病

元僧覺隱曰我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葢謂蘭葉勢飄舉花蕊舒吐得喜之神竹枝縱橫錯出如矛刄飾怒耳

繪事要明取予取者形像彷彿處以筆勾取之其致用雖在果毅而妙運則貴玲瓏斷續若直筆描畫即板結之病生矣予者筆斷意含如山之虛廓樹之去枝凡有無之間是也

姜白石論書曰一須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

筆墨一道須消息造化方臻神妙

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卽日對邱壑日摹妙蹟到頭只與髹采圬墁之工爭巧拙於毫釐也

余嘗泛論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其學書又須胸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蘇黃米

惟董北苑瀟湘圖始有此畫境

畫境荒寒爲元人根柢故脫盡宋人刻畫之習

集中著論每每如此可檢而求也

繪事必以微茫慘澹爲妙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所謂氣韻必在生知正此虛澹中所含意多耳其他精刻偪塞縱極功力於高流胸次間何關也王介甫狷急樸嗇以爲徒能文耳然其詩有云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以悲壯求琴殊未浣箏笛耳而以荒寒索畫不可謂非善鑒也

理極精妙解此便能

陳郡丞嘗謂余言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爲何又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急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詫而不顧噫此大癡之筆所以沈鬱變化幾與造化爭神奇哉

山行遇奇樹怪石即具楮墨四面約略取之此亦詩家李賀錦囊之儲也

作畫如蒸雲度空觸石一任瀰漫遮露晦明不

跳出窠臼

即此可悟
古人用筆
布置之妙

可預定要不失天成之致乃爲合作學書如洗石蕩盡浮沙濁土則靈巧自呈秀色自現二者於當境時卓竪眞宰於擇用時深加觀力方有入路耳

每見梁楷諸人寫佛道諸像細入豪髪而樹石點綴則極灑落若略不住思者正以像既恭謹不能不借此以助雄逸之氣耳至吳道子以描筆畫首面肘腕而衣紋戰掣奇縱亦此意也

讀此論惟米老畫境

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議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

古人於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昃無一筆苟下至於數重之林幾曲之逕巒麓之單複借雲氣爲開遮沙水之迂迴表灘磧爲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

庶幾得之

無一絲之勞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偪塞寡不致凋疎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眞機耳向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髹工采匠爭能何貴畫乎

此言大有深意

士人以文章德義爲貴若技藝多一不如少一不惟受役兼自損品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碌碌猶人遂堅意禁制不爲余嘗謂

王摩詰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數首詩則琵琶伶人水墨畫匠而已

論興致　明顧凝遠

當興致未來腕不能運時徑情獨往無所觸則已或枯槎頑石勺水疎林如造物所棄置與人裝點絕殊則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此亦錦囊拾句之一法

論氣韻

此等處學者當細心參究

能將此理參透筆墨自有入路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論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腴運處深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儁偉之士筆墨淋

語極元妙耐人領取

漓鬚眉畢燭何用粘皮搭骨

論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員熟則自有別若員熟則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吉人靜女倣書童稚聊自抒其天趣輒恐人見而稱說是非雖都

故能脫盡
畫苑俗氣
獨開生面

生拙二字
鐵板註脚

未肖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

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裒然冠冕任意輝煌與唐宋名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絕藝所累

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莽氣故文所謂文

枯潤得宜方入三昧

人之筆也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論枯潤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漫羨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論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欲上

此言大是妙諦學者細心參之

聳俱不可從本位逕情一往苟無根抵安可生發益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論畫水

木華作海賦竟或教以水之前後左右言之遂添出數語乃知關仝有側作泰山圖非横看成嶺側成峰邪故身在此山不知山眞面目名語也

論畫

明 沈　顥

書之有益豈獨畫哉

趙大年平遠逸家眼目翦伐町畦天然秀潤從輞川叟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疑畫中有物物中有聲此僅爲知者道吁嘉隆而後神骨且乏況聲乎

層巒疊嶂如歌行長篇遠山疎麓如五七言絕

作畫能得古人之神方脫盡筆墨蹊徑

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閶
已而交相非非非趙也董也非因襲之流弊流
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爲因襲共成流
弊其中機棙循遷去古愈遠自立愈贏何不尋
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雲間非金
閶非因襲非矯枉孤蹤獨響夐然自得臨摹古
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

師古人不若師造化宜諸公爲百世宗匠

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

董源以江南眞山水爲稾本黃公望隱虞山卽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硯遇雲姿樹態臨勒不舍郭河陽至取眞雲驚湧作山勢尤稱巧賊應知古人稾本在大塊內吾心中慧眼人自能覷著又不可撥寘程派作漭蕩生涯也

有一畫史日間作畫夢卽入畫曉復寫夢境每入神遂有蠅落屏端水鳴牀上魚堪躍水龍能

摹畫鑒畫
確論

破垣稱性之作直操玄化蓋緣山河大地器類羣生皆自性現其間卷舒取捨如大虛片雲寒潭鴈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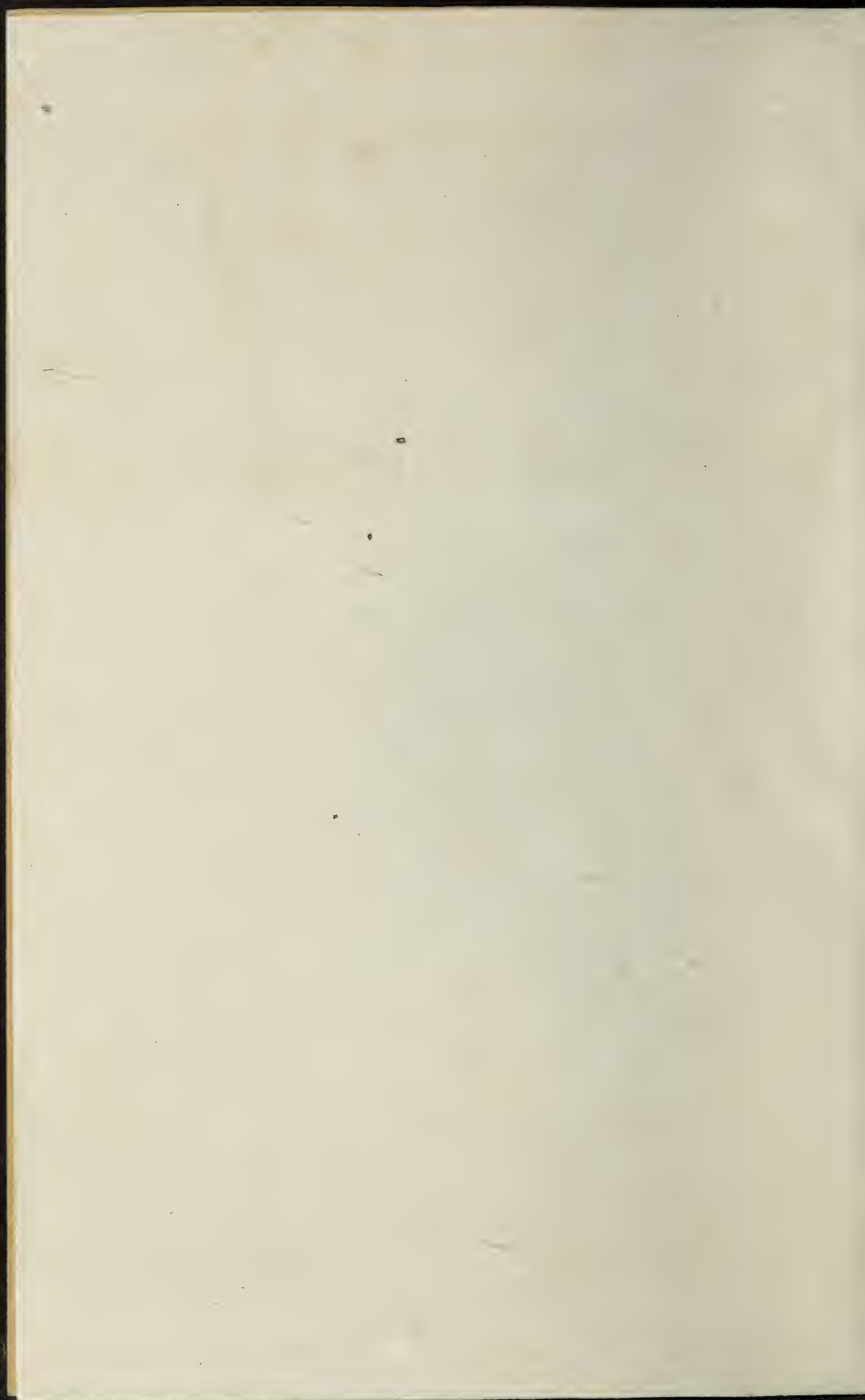
專摹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鑒畫

今人見畫之簡潔高逸曰士夫畫也以爲無實詣也實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維李成范寬米氏父子蘇子瞻晁無咎李伯時輩士夫也無實

詣乎行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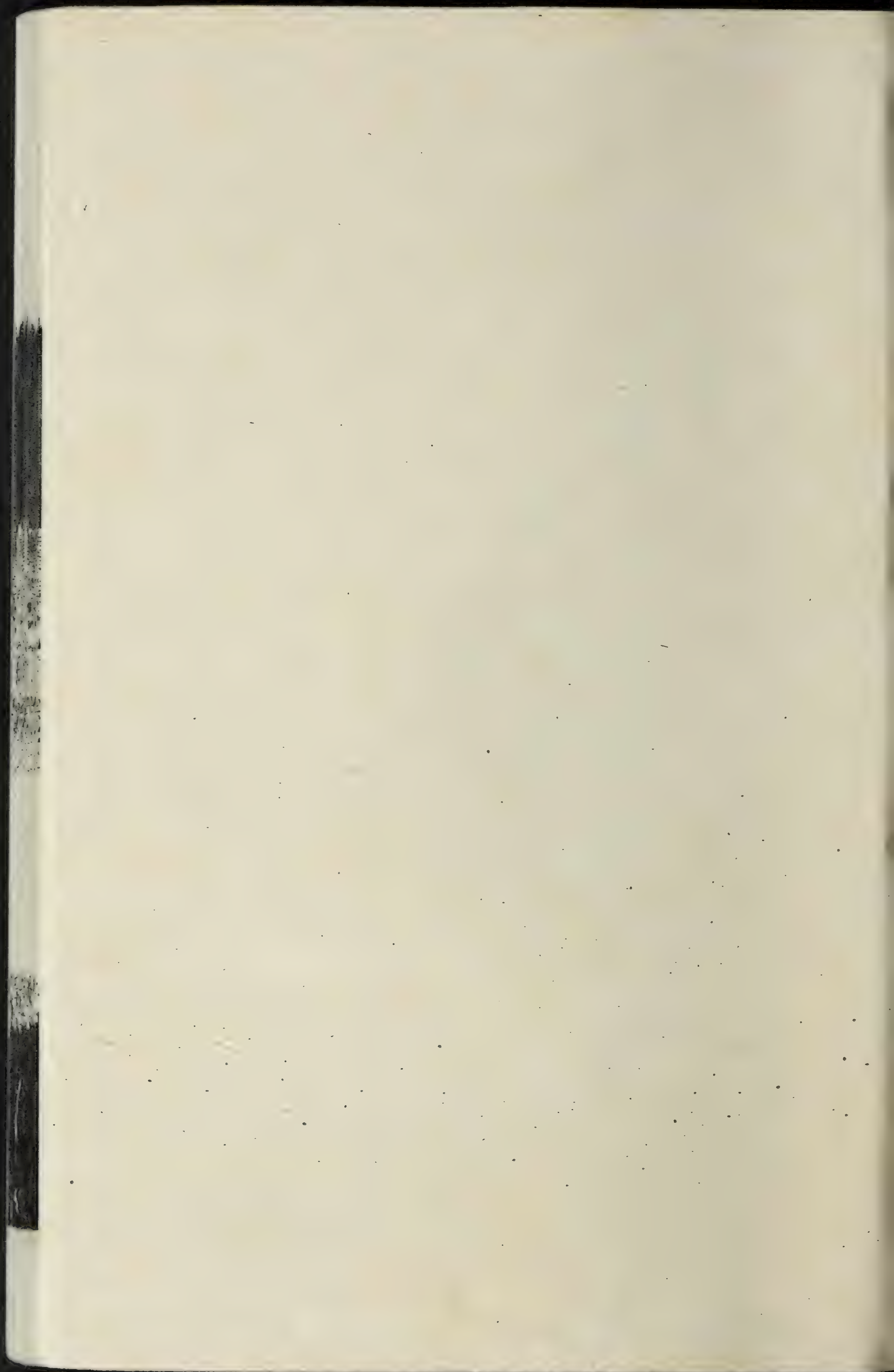
畫學心印卷二

男鳳墀校字









畫學心印

卷三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畫眼

明　董其昌

山水以氣韻生動爲第一故六法以氣韻始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凹凸二字最爲畫中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

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游邱壑間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

妙用會得此旨思翁不能擅美於前也

參透惜墨潑墨四字畫中巧妙迎刃而解

作畫能集諸家大成何患不出人頭地

此卽以造化爲師非尋常學力所能到

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之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筆須巧拙互用自然絶去甜俗蹊徑正與思翁之旨相合

士人作畫當以草隷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絶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

畫家惟樹木須擷取諸家之長方能美備非若皴法位置必守門庭也

畫家必胸有邱壑自然靈氣貫通無扭揑

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

堆砌之病矣虛實詳略處慧心人自能變通之

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虛實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能分能合方爲好手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畫樹祕訣細心叅之

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轉折二字最爲畫樹妙用解此自無板木之病

樹要四面有枝方得八面玲瓏之妙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皆祕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

筆法秀峭一切甜邪俗賴之病掃除淨盡

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樹一切均要有凹凸之形方入三昧讀此可想見氣韻生動之趣

畫無筆迹正藏鋒不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瀋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

露之意元四大家皆宗此旨書畫實一理也

此則宋趙希鵠論載洞天清錄

如此方爲純詣乃能

善書者藏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硏師友造化能

筆墨妙天下

用墨能參透此意自

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邱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闢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鉤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

然生動盡致

確論

思翁拈出大是妙諦

右丞法派至元四家

墨焦墨畫得之矣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口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

而大備文沈後惟思翁獨得倪黃正傳婁東派實爲思翁法嗣

畫家筆墨原不過陶寫性情以發舒胸中逸氣如刻畫細謹受

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鎭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

制於造物是自戕其生機也

學古人全在得其意如徒拘守形迹終無入路

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

右丞創爲渲淡早開元人門戶猶倪黃派演董巨實爲思翁先聲此中轉關有非人力所能强着

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鉤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東坡贊吳道元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閒然知言哉

吳道子偏於骨故謂之無墨項容偏於肉故謂之無筆骨肉停勻卽是有筆有墨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日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

筆墨精妙方能爲山水傳神

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騾綱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鋭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苕霅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

荒率蒼古元人妙境雲林尤擅勝場

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如此畫境自然生氣遠出變幻滅沒不可端倪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葢畫中烟雲供養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葢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

畫樹能領取其妙自然運實於虛化板爲活

華源晚年脫去舊習獨師造化所由與李營邱並駕

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

樹木須要審其境地相宜方為合格此等處最當留意

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嶽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榦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嘷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

畫樹之竅全在生枝發節處曲直不可過於顯筋露骨以渾化出之則畫樹之妙思過半矣

章法能得分合之妙

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邱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

自無堆砌之病

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

鈎勒皴染陰陽向背色色精妙方是有筆有墨

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疏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葢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

畫中點綴均要得其神趣筆墨方是擅場

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眞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畫柳之妙不離此種種學者能細心參透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綠汁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頭半

斯無遺憾

古大家各
有習尚不
得相混

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
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
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
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唯
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畫所以志也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
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

興寫苕霅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閬
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王右丞畫余從檇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
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兢人局脊者最後
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
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
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風雁一聲
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

右丞畫總以皴法渲染爲上葢法備趣足允爲百世宗匠

墨戲三昧不能追蹤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盖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老畫全以趣勝每多率易處故學米者必以董巨爲宗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眞可一笑盖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

高尚書深得米家精蘊其氣韻魄力實高出諸家上

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倣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輙題品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眞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煙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卽高

甲戌秋見一山樵紙本中幅筆情縱逸風韻蕭疎仍未脫文敏規格市賈索價太昂交臂失之深可惜也雲林之不可及在能萃諸家之長自成一

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邱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

局

近得迂翁直幅筆墨簡淡一種蒼莽之趣如在雲霧中不可捉摸真絕詣也

米之顛倪之迂皆卓

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

絕千古

思翁畫骨格純乎右丞而更參之以董米故用筆用墨之妙爲諸家莫及

皴法必要數十年之

人而已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意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庄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益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

苦功方能入妙初畫好手亦是可觀其所以異者全在皴法上分別耳

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眞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唯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淸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

世有伯樂自然有千里馬居今之世而欲求右丞嘗卯眞跡誰則信之然天下之大有精鑒而篤好者亦未始不可相遇也

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王維有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淸齋三日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眞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

畫家右丞與書家右軍皆獨絕千古

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峰石色迥出天

思翁賞鑒眞有上下千年縱横萬里之識

思翁賞鑒其自負處

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唯一本眞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見三百本眞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況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成得右丞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邸舍發而横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

正其自得處也

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為馮長公游黃山時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由再覩頃

惠崇巨然畫眞匹敵然近世但知有巨然想惠師遺跡世人少所見耳

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人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眞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北苑瀟湘圖最爲神妙之跡讀此令人神往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卽定爲瀟湘圖葢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眞畫者何顚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

觀此可想見營邱山水之勝

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臠者余何幸得卧游其間耶

營邱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皵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

余藏西廬翁模大年江鄉清夏冊想即思翁藏本眞有大年超軼絕塵之致

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渡錢塘次馮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

思翁此論甚爲賞鑒家下箴砭也世之聽聲隨影者盍深味此言乎

林覩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滄宕之致輞川多不皴唯有構染猶是南宋人手迹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覩再過始知嘗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眞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

十洲畫傳世極少余所見仇蹟可稱精妙眞高出衡翁之上

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唯有心豔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眞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都王長公所每覯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祕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爲何如

米家畫法全是化工靈氣結撰而成不可以筆墨蹊徑觀也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洒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雲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携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濶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輙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

以造化爲師故能胸次廓然脱盡筆墨畦徑

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濶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

元四家之追宗董巨國初四王之取法元四家眞是一綫相承

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元季諸君子畫唯兩派一爲董源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亦猶源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隻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

臨摹古人必要得其神氣方有心得如徒摹擬形似終無入處

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葢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與臨本同若爾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

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逕路耶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朔旦至金閶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木鬱葱眞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予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

讀此華源畫可想像得之

得北苑三昧即得米家三昧也

可稱古今三絕

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峰點黛不知從董雙蛾遠山袖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刄有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梅道人孤高淸介不肯要譽一時所以傳名千古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尙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人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闃然妻子顧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予少學子久山水中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倣

思翁尚然如此可見兼長之難

倪黃當時可稱壓倒元白

予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鎭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

元時畫道最盛唯董巨獨行外此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倪黃一葢風尚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予非不好元季四家畫直

千洲畫雖極精妙究屬工刻未免傷氣不能如癡翁之以畫爲寄以畫爲樂也

泝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騈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

衡翁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其舒展自如之趣已遠不逮矣

雲林淡墨一種可謂

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跡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盖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異趣耳獨此

獨絕千古非後人所能學步游戲爲之自然入妙故知趙文敏之不可及

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子昂嘗有創爲卽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强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生知非虛也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葢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韻予得其日紀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啟南本色此

拙中有巧學者最宜玩味

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予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鎮頡頏並重曹本師馮覲郭熙此幅則倣巨然尤異平時之作藏此以傳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

石谷云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宗旨殊不同也

迂翁畫若淡若濃其趣異也

肖大癡者予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

予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鉤角是也暗者如雲横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邱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畫師甜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徽王道人也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輙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葢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啟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

徐熙筆墨神逸視黃筌之妍麗畫品自高出其上而反瑕疵之適足爲識者所笑耳

士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己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閻立本以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

古人氣誼讀此令人景慕

思翁此論眞千古不易可以折衷

家藏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斂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句相標譽者俯仰間見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妙跡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

論極精確

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君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鎭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如此眞得秋景之神非畫家筆墨所能到

畫秋景唯楚客宋玉㝡工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唯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予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

親歷其境方知古人詩語之妙

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眞人語千載不可復値也

畫石用皴方顯石之妙處如徒事眶廓有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米跋于海岳菴中不似人間鉤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

何趣味

畫園亭石須將透漏二字參悟始足盡畫石之訣

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輦
入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流傳幾千百年
信乎翰墨之權眞堪與萬乘埒也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
畫此矣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
爲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
意爲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

古大家各有精詣須博覽其妙自然識見超越足以權衡今古

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

卽此數則已有無窮妙景

哉

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覷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

向見趙仲穆臨本骨格神韻無美不臻眞

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吾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箇壺迎師之意葢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謟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

有山藍之美

高尚書不師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力之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

高彥敬尚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遺意非

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葢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眞伯仲不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邱有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欵甚多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家霅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

雲林迂癖性成概可想見

元之趙集賢高房山與倪黃吳王皆在伯仲間不能軒輊也

益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雲上作桃源人以應畫識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與埒矣高

雲林畫天眞幽淡脫畫縱橫習氣爲元季之冠人皆宗北苑迂老崛强故作荆關欲立異以傲諸公耳

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葢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

大年尚有無書之誚而況庸史耶讀此眞欲令人擱筆

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邱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論皴法附　明　陳繼儒

諸家皴法各有門庭不能相混

皴法董元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俗云芝蔴皴李將軍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皮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

得勢爲作畫第一緊要

論畫

明 趙左

畫山水大幅務以得勢爲主山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串林木得勢雖參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條暢石得勢雖奇怪而不失理卽平常亦不爲庸山坡得勢雖交錯而自不繁亂何則以其理然也而皴擦勾斫分披糾合之法卽在理勢之中至於野橋村落樓觀舟車人物屋宇全在想其形勢之可安頓處可隱藏處可點綴

觀此足見良工苦心不肯一毫苟且

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全在用意構思方能邱壑靈奇不同尋常

處先以朽筆為之復詳玩似不可易者然後落墨方有意味如遠樹要模糊襯樹要體貼葢取其掩映連絡也其輕煙遠渚碎石幽溪疏筠蔓草之類初不過因意添設而已為煙嵐雲岫必要照映山之前後左右令其起處至結處雖有斷續仍與山勢合一而不渙散則山不為煙雲掩矣藏畜水口安置路徑宜隱現叅半使紆迴而接山之血脈總之章法不用意構思一味填

位置

取勢之法純乎運實於虛非筆墨畦徑所得而拘也

塞是補衲也焉能出人意表哉所貴乎取勢布景者合而觀之若一氣呵成徐玩之又神理湊合乃爲高手然而取勢之法又甚活潑未可拘攣若非用筆用墨之高韻又非多閱古蹟及天資高邁者未易語也

古人成家立名自有數十年功力淺學焉能夢見

西廬畫跋

王時敏

畫雖一藝古人於此冥心搜討慘淡經營必功參造化思接混茫迺能垂千秋而開後學原其流派所自各有淵源如宋之李郭皆本荆關元之四大家悉宗董巨是也近世攻畫者如林莫不人推白眉自誇巨手然多追逐時好鮮知古學卽有知而慕之者有志倣傚無奈習氣深錮筆不從心者多矣間有傑出之英靈心妙解力

追古法亦不過專學幾家豈能於歴代諸名蹟盡得其閫奧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未肖求其筆墨逼眞形神俱似羅古人於尺幅萃衆美於筆下者五百年來從未之見惟吾石谷一人而已石谷天資靈秀固自胎性帶來其於畫學取精去粕研深入微見解與時流迥别又舘毘陵者累年於唐孔明先生所徧觀名蹟磨礱浸灌刓精竭思寘臼盡脫而復意動天機

形神俱得方爲純詣

先生傾倒石谷如此足見先輩之虛心好古非近今人所能及

神合自然猶如禪者徹悟到家一了百了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非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塵影也近過倣盧為余作雪圖長卷兼用右丞營邱法其行筆布置瑰麗高寒各極其致宛然天造地設不能增減一筆而皴擦勾斫渲染開闔之法無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謂昌黎文少陵詩無一字無出處今石谷之畫亦然蓋其學富力深遂與俱化心思所至左右逢源不待倣摹

臨古之功耕煙翁為當代第一非諸家所能望其涯涘

石谷功力先生如此表揚可謂不遺餘力

先生好古情深愛才若渴讀此令人嚮往

而古人神韻自然湊泊筆端者要皆元本之功耳余於畫道有癖嗜顧以資質鈍劣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生平所交畫友數輩亦多未脫時趨意謂風尚止此不圖疲暮之年得遇石谷且親見其盤礴如古人忽復現前詎非大幸然猶恨相遇之晚不能不致歎於壯盛之緣慳也自慚椎魯無文於妙繪神奇未能罄揄萬一聊識古法源委幷我兩人定交因緣以見絕

蕺囿自有眞且以訂歲寒之盟云耳

右丞江山霽雪圖爲馮大司成舊藏者後歸新安程季白余昔年京邸與程連墻朝夕過從時得展玩迄今三十餘年不知此圖屬之誰氏自分此生已不復再覩矣前歲偶過沈伊在齋頭見石谷所作雪卷寒林積素江村寥落一一皆如眞境宛然輞川筆法葢因淵思兼得神解於古人同鼻孔出氣下筆自然契合無待規摹昔

惟右丞畫
足以當之

人評右丞畫雲峰石色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以題此卷亦復何忝余實愛慕未能暫釋諸懷顧以日久漸忘不無悵悵今伊在同余爲廣陵之游携至舟中復得縱觀累日追憶右丞眞蹟宛在心目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詎非殘年大幸因書其後聊以志快若伊在石谷筆精墨妙塤篪競爽作家相遇故宜其拋擻乃爾又不必贅論矣

石谷少負盛名又復悉心探討閱一時卽有一時進境其造就眞不可限量

石谷畫道甲天下鑒賞家定論久歸然余比年每見其新作必詫爲登峰造極無以復加及繼見則又過之未知將來所詣果何底止昔柳子論觀文謂如懸衡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欲令吾俯莫若增重其文苟增之不已將懼吾首至地余觀石谷畫亦然石谷日進乎技一樹一石無不與諸古人血脈貫通如子久逸韻出塵學者僅能摹其郛廓乃獨奪神抉髓使之重開

向藏耕煙
倣江貫道
巨幀蒼渾
沈着墨氣
濃厚深得
巨然神髓
迴出貫道
規格之外

生面尤非時流可幾萬一余展玩服膺不覺弛
氣惧墨豈但首之至地也哉
江貫道專師巨然其皴法不甚用筆而以墨氣
濃淡渲運爲主鄧公壽作畫繼在巖穴上士之
列爲南宋第一名家石谷此圖林麓映帶峰嶺
紆迴皴染位置悉得巨然三昧雖規模貫道而
取精去粕遠出於藍自非於逸園有殉知之合
何以得此歎羨歎羨

辛酉春於滬城得石谷倣山樵紙本中幅山石用卷雲解索皴離披零亂不可端倪景極幽闢蒼莽之趣溢於紙素正石谷畫境入妙時也

石谷此圖雖倣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爲宗故風骨高奇迥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晚過婁携以見眎余初欲留之知其意頗自珍不忍遽奪每爲悵悵然余時方苦嗽得飽玩累日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

宣和主人於萬幾之下游戲丹青山水樹石外間作花鳥蟲魚用以寫生適與其措意用筆處往往迥出天機超然塵表絶非尋常畦逕可及

張僧繇畫神奇超妙脫盡筆墨蹊徑爲古今獨絕楊昇畫想從僧繇得來猶王洽之後有米老也

此江渚秋晴卷純倣楊昇不多用筆全以色渲染成圖疏爽高奇如三代彝鼎照人洵稱希世之寶舊爲余所購藏後歸虞山宗伯旣聞遭鬱攸之厄時復悵然於懷不意石谷乃能追意臨摹不爽毫髮過婁携以見眎反覆披翫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歡喜不能釋手惜原本先爲六丁取去弗獲爲延津雙龍之合耳

筆墨兼擅方臻妙境

畫不在形似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

學者須領取此中微妙自然出人頭地

向藏石谷倣趙榮祿絹本大幀高華工麗眞得文敏法外之趣

不妙者能得此中三昧方是作家此圖爲孔明先生作峰巒樹石大率規模承旨然趙於古法中以高華工麗爲元畫之冠此尤以淡逸見奇筆墨兼妙從董巨伐毛洗髓得來故於倣古皆能超軼其上非獨承旨此圖亦一證也葢與孔明投契最深實有殉知之合不然何以拋撒逗漏至此

昔董文敏嘗爲余言子久畫冠元四家得其斷

癡翁畫境學者能融會毫端筆墨自然登峰造極

楮殘縑不啻吉光片羽而生平所最合作尤莫如富春山卷蓋以神韻超軼體備衆法又能脫化渾融不落筆墨畦徑故非人所企及此誠藝林飛仙迥出塵埃之外者也余二十年前過荆溪一鉅公拉同往延陵氏請觀以遄歸弗果旣聞此卷有爨桐之厄幸而所損無多復爲精鑒者購藏益信有神物呵護一江帶隔不能鼓枻往觀然殘年猶作妄想庶幾旦暮遇之去冬吾

向見石谷摹子久畫冊一幀筆情古淡深得癡翁神髓却與二王規格不同

友陸子桴亭歸自毘陵云見石谷子臨摹一卷神釆覺異常筆因思石谷於宋元名蹟摹倣無不奪眞子久猶其所深詣定知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不敢望見眞跡見此摹卷足矣中心卷卷然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適石谷再過小齋幷携孔老照老二跋見眎益令人棖觸豔羨營魄囘皇不能自已雖石谷許以別摹貽贈然渠應酬紛遝食息不皇安得有干手

舊藏奉常翁倣大年湖鄉清夏横冊境界空靈氣味渾古想即從此圖得來

眼以慰余夢寐之求耶兩卷余皆未得寓目特紀平日積慕與無緣披覩始末以堅石谷息壤之盟焉耳

余家藏趙大年湖鄉清夏圖柳汀竹嶼茅舍漁舟種種天趣非南渡後人可及石谷此圖彷彿相似而清遠疏朗過之洵稱氷寒於水

書畫之道以時代爲盛衰故鍾王妙蹟歷世罕逮董巨逸軌後學競宗固山川毓秀亦一時風

思翁紹倪
黃絕詣眞
有開來繼
往之功

南北兩宗
自古相爲
柄鑿石谷
融化毫端

氣使然也唐宋以後畫家正脈自元季四大家趙承旨外吾吳沈文唐仇以泉董文敏雖用筆各殊皆刻意師古實同鼻孔出氣邇來畫道衰熸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謬種流傳遂至哀詭不可救挽乃有石谷起而振之凡唐宋元諸名家無不摹倣逼肖偶一點染展卷卽古色蒼然毋論位置蹊徑宛然古人而筆墨神韻一一尋眞且倣某家則全是某家不雜一他筆使非

集其大成眞不愧爲畫聖

知己難逢古今同慨

題款雖善鑑者不能辨此尤前此未有即沈文諸公亦所不及者也余嘗謂石谷惜生稍晚不及遇文敏公使公見之不知如何擊節嘆賞石谷亦自恨無緣時爲惘惘今此卷雲煙滅沒林木鬱森全從營邱巨然得筆而兼燕文貴之景物萬變尤稱生平合作今秋將赴櫟園少司農之招欲即用爲贄因出以示余而屬爲標置盇櫟翁風流博雅爲士夫之宗精鑒之祖其於石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櫟翁眞石谷知己也

谷相慕甚殷一見訴合固不待言而石谷感遇殉知殫其靈心妙指爲清閟几席之供者瓌異更不可數計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也初卽不遇文敏今得遇司農已足快平生矣又何生不逢時之慨哉

石谷此圖爲以韜張君飛鶴來庭而作其林木蒨蔥峰巒峭拔儼然伯駒仙山樓閣圖而秀逸過之令觀者有飄飄霞外之思蓋鶴者仙禽其

向見松年畫冊筆墨工雅色澤妍麗允爲南宋大家惟逸韻不

九臯之響萬里之心正與以韜貞姿遠性互相吸引故宜翩然來下依止軒墀而又得石谷以神妙之筆繪成長卷雲氣滃溢其間他日挾之遨游八極當如蘇公駕鶴往來更無待僧繇畫龍點睛矣

松年畫秀美絶倫然猶未脫蹊徑一入石谷手便超逸高妙乃爾此眞藝林絶致古今罕二安得不令人傾心嘆服哉特題其端以識獲觀之

足由其落筆不超也

奉常翁畫一點一拂

幸

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穠纖澹遠各極其致惟子久神明變化不拘拘守其師法每見其布景用筆於渾厚中仍饒逋峭蒼莽中轉見娟妍纖細而氣益閎塡塞而境愈廓意味無窮故學者罕窺其津涉獨石谷妙在神髓不徒以神似爲能尤非餘子可及然子久眞蹟余平生所見幾及二十餘幀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無存猶

皆從癡翁神韻中來由其研求於平日者深故流露於腕下者肖也四王雖同摹大癡獨西廬可稱子久後身

畫境至此登峰造極足以睨癡翁傲白石

憶董文敏公云黃畫圖片紙尺壁畢竟以富春圖卷爲第一恨未之見數年前聞石谷爲晉陵唐氏臨寫一卷亦未得寓目但懸擬神韻題數語於別幅聊志羨慕之意舊冬石谷偶游潤州復爲在辛侍御對臨眞本今將赴焦山度夏之約過婁話別因携此卷見眎始見其筆墨縱橫超逸入神有運斤成風之妙而總歸於平淡大癡二百年翻身出世作怪白石翁所以自況若

何論時史

哉

徵之今日端不多讓余殘年何幸獲此鉅觀雖欣羡有心未敢輕請迺蒙石谷慨許舐筆兼欲索侍御題識見貽聞之益不勝狂喜侍御淸風峻節砥柱頽波麗藻雄文主盟風雅余皈嚮亦已有年顧髦衰無由披覿今邀借芬藺被以餘光詎非三生慶快而石谷古今絕藝得夫子而名益彰神怡務閑又得江山之助其進乎技者正不知所止長夏深林解衣盤礴吾知息壤之

筆墨如此已臻化境

盟未寒瓊枝之投有望矣
元四大家畫皆宗董巨其不爲法縛意超象外
處總非時流所可企及而山樵尤脫化無垠元
氣磅礴使學者莫能窺其涯涘故求肖似良難
惟石谷深得其神髓尺幅巨幛無不亂眞此卷
爲高足荇文作凡林巒之開闔蔽虧煙雲之變
幻滅沒寓法度於縱放之中得奇趣於筆墨之
外山樵奇秘密藏指授已無餘蘊荇文得此心

摹手追行見黃鶴一燈近在虞山相續無盡詎非蓺林快事耶書以志喜

石谷於畫道研深入微凡唐宋元名蹟已悉窮其精蘊集以大成聲名驚爆海內遠近丏求者戶外屨滿欲作鐵門限久矣近從鹿城舟次得快覩巨冊摹古共二十幀筆端變化於前喆神韻種種各極其致展玩迴環如探海藏如羅寶網不覺目眩魂搖但惜先有所歸不獲乞為家

秘朝夕坐卧其間猶不勝悵惘耳

石谷畫囊括古人凌軼近代聲名震爆海內無待縷述也久矣邇日過婁携一巨卷高尺有咫而長則數十倍之乃爲高弟西園作者初猶秘不示人既從其篋中搜得纔一展觀便覺煙雲滿紙其間雲巒層疊林木盤紆蓊蔚蒙茸恍迷出入而尋源抉奥飛泉曲磴歷歷分明且皴斫鉤點諸法具備變幻無窮一以高古莽蒼爲主

家藏石谷葑溪草堂卷長不滿四尺而布景之妙寫意之工一一與此圖脗合眞晚

年神妙之
蹟不易得
見也

總之化機在乎元氣淋漓合荆關董巨爲一益
有不期然而自然者眞極藝苑之能事爲畫禪
之大觀也吳中自文沈唐仇之後有石谷子畫
道始樹正鵠及門者英俊輩出爭奇競爽今又
有此卷爲矜式使學者知所嚮方將來虞山一
隅筆墨之盛正未知所止余衰耄殘年猶及見
之可勝慶幸

吳門自白石翁文唐兩公時唐宋元名蹟尚富

明中葉時吳門畫道最盛文沈從沙彌神韻中來唐則專師李晞古倪黃一派至董思翁獨得心傳此畫品之所以高出前人上也

鑒賞盤礴與之血戰觀其點染即一樹一石皆有原本故畫道最盛自後名手輩出各有師承雖神韻淩衰矩度故在後有一二淺識者古法茫然妄以己意衒奇流傳謬種爲時所趨遂使前輩典型蕩然無存至今日而瀾倒益甚雲間董宗伯後亦云良可慨也虞山王子石谷天資旣高又師事廉州受正法眼藏規模古人遂得三昧玆偕廉州過訪請余盡出所藏宋元人畫

非於此中探討數十年者不能臻此境界

縱觀多有悟入能於筆墨之外抉摘其元妙尤爲時流所難將來精進未見其止此卷徧做宋元諸家皆平日偶見名蹟蘊之胸中而驅之筆端者氣韻往往奪眞眼之所見手輒隨之自是當今絕藝吳中畫道之衰端賴振起不獨稱雄一時矣可勝嘆服

丹青家具文秀之質而渾厚未足得遒勁之力而風韻不全至如石谷衆美畢具可謂毫髮無

遺恨矣此圖深沈澹遠元氣靈通尤稱合作良可寶也

約庵先生畫傳世極少余僅見小冊一頁與此論脗合因記於此

功夫到神

染香庵跋畫　王鑑

蘇州刺史張約庵先生書法山谷畫宗北苑得其三昧不拘拘形似也此幅爲程子餘中所圖樹石蒼潤筆墨遒美尤稱合作惜畫未竟而先生謝世餘中藏之笥中歷觀近時畫家皆不足相續一見石谷遂以屬之石谷曰吾學力未至姑緩之藏之又三年復舉以相示石谷笑曰可以承命矣乃澄心歛氣慘澹經營忽起奮筆竟

化時方能有此境界

日而就不啻如出一手今春余卧病半塘餘中携以見示謂余曰吾得此畫如獲天球且兩公爲吾點染亦異尋常非子爲之闡揚千古韻事幾於泯滅余謝不敏因思向年游秣陵見魏府收藏叔明雲林合作後至長安又見子久山樵合作渾然天成不可分別意謂先輩風流難乎其繼今得遇此頓還舊觀不意石谷之埶一至此極獨念白首時移故交零落約庵墓木已拱

名論不刊

此余之所以悲喜交集者也餘中其珍藏之不遇法眼勿以輕示

畫之有董巨如書之有鍾王舍此則爲外道惟元季大家正脉相傳近代自文沈思翁之後幾作廣陵散矣獨大癡一派吾婁煙客奉常深得三昧意此外無人客冬遇王子石谷沈子伊在於金閶得觀所作俱師子久而各有出藍之妙不啻如朝彩敵夜光令人應接不暇也此卷乃

庚午春於京邸得廉州倣梅道人溪亭秋色中幅石谷題爲墨氣蒼潤直逼董巨南田翁以爲定論余以

石谷一夕所成以贈伊在者余見其筆法遒美元氣淋漓愛之不忍去手幾欲學米顛據船無賴但非所以待知己爲題數語而歸之

人見佳山水輒曰如畫見善丹青輒曰逼眞則知形影無定法眞假無滯趣惟在妙悟人得之不爾雖工未爲上乘也故論畫者有神品妙品之別有大家名家之殊絲毫弗爽也成宏間吳中翰墨甲天下推名家者惟文沈仇唐諸公爲

無意得之而春明賞鑒家均極艷羨此幀計與余周旋蓋十年於茲矣

掄前絕後邇來弧矢賈高文章氣濁所謂筆底煙霞胸中邱壑盡百千人僅一見吳門一雲沈子虞山石谷王子皆從余游沈子爲白石翁後人王子爲大癡鄉晚兩人俱靈心妙腕相得甚歡相益非淺今觀石谷所贈一雲長卷煙嵐變幻林皐蕭瑟巨然在焉呼之欲出矣昔白陽磬室同出待詔之門名滿江左余自愧弗及文翁二子迥高出於陳錢之上師不必賢於弟子信

然哉因題數語以志自幸歲在庚子小春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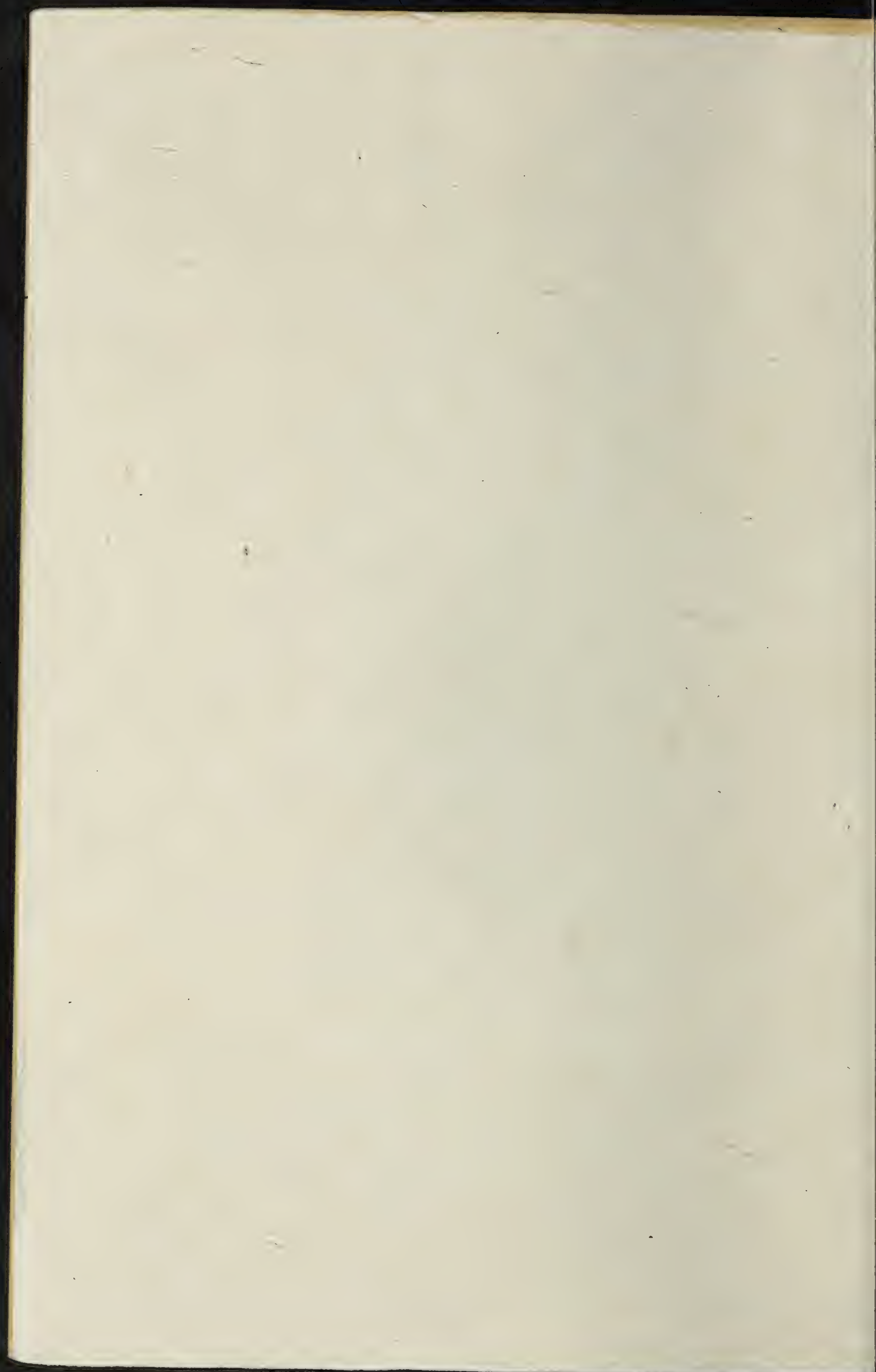
婁東友人王鑑漫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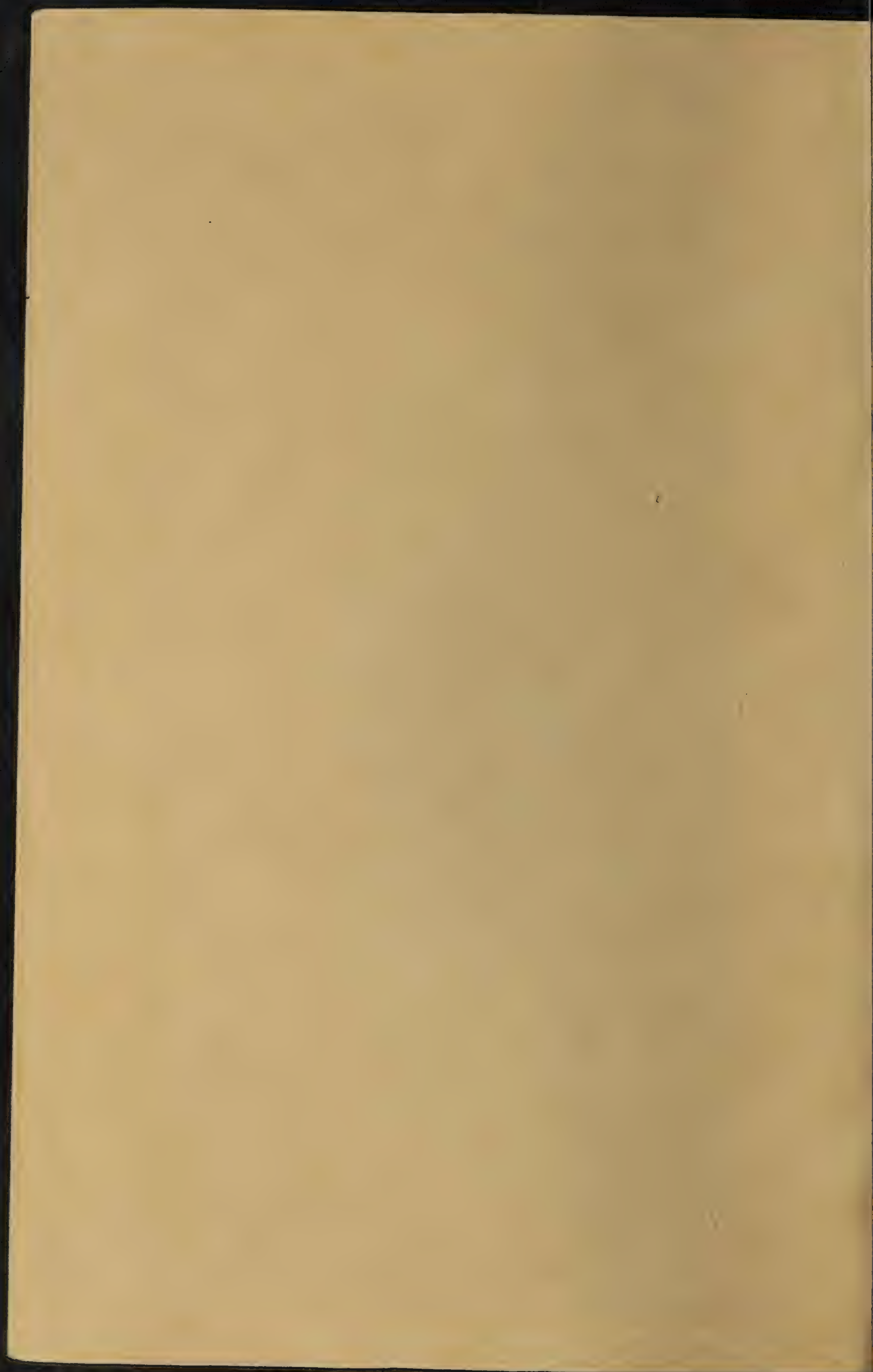
吾郡畫家文沈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畫道最盛頗知南宗正脈但未免過於精工所乏自然之致余此冊雖不能夢見古人幸無縱橫習氣耳

此冊於亂後得之係絹本筆墨瀟洒倣宋元各家均臻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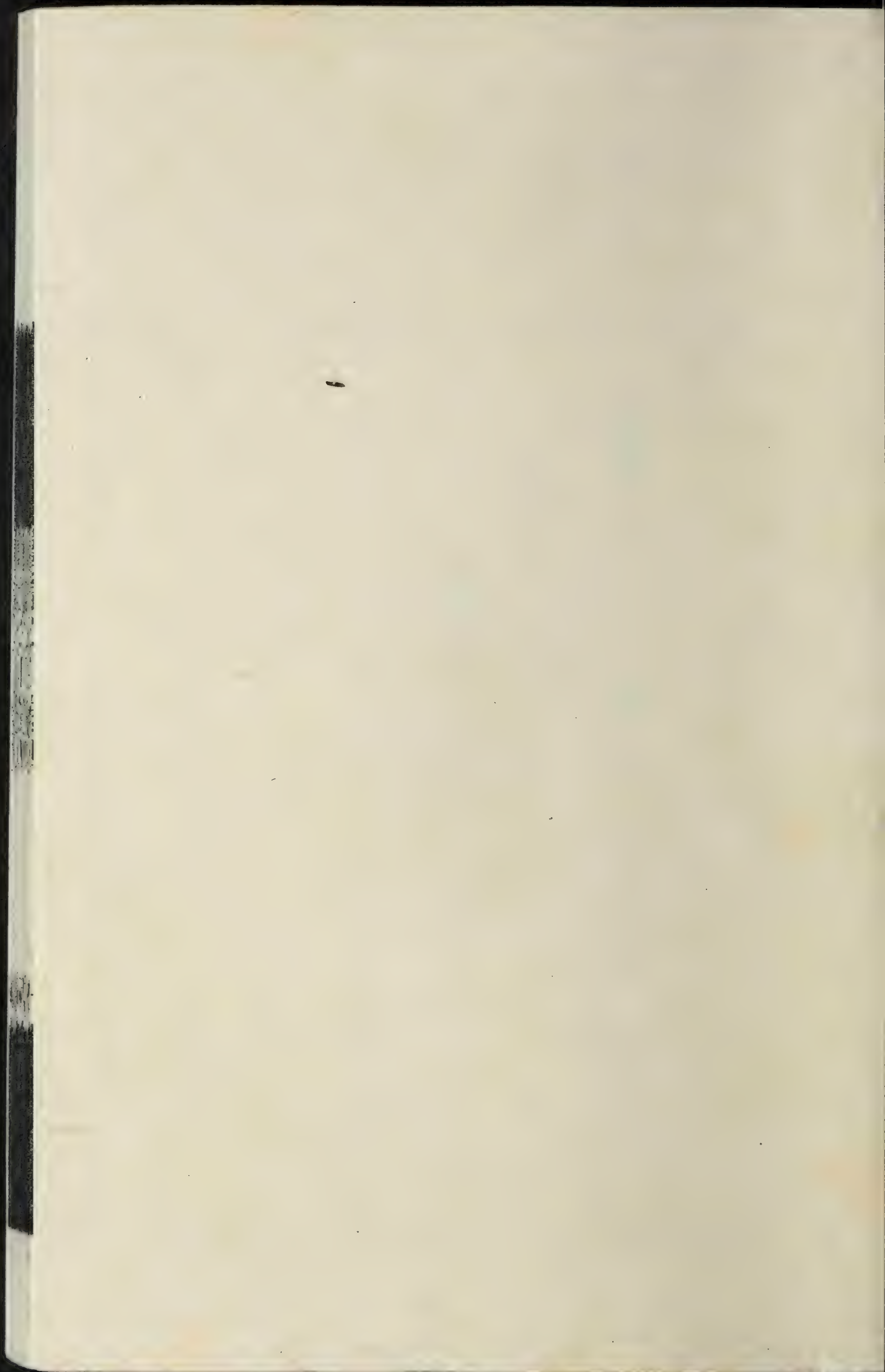
畫學心印卷三

男鳳墀校字









畫學心印

卷四

畫訣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明　龔賢

剖晰精妙

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畫石外爲輪廓內爲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紋者皴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

畫石筆法亦與畫樹同中有轉折處勿露稜角

此即陰陽向背畫法

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

平故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旁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日月爲伏陰故黑

石最忌巒亦不宜巧巧近小方巒無所取

石不宜方方近板更不宜圓圓爲何物妙在不方不圓之間

不方不圓畫石妙諦

石必一叢數塊大石間小石然須聯絡面宜一向即不一向亦宜大小顧盼

畫石得此意自然能分三面

石下宜平或在水中或從土出要有着落今人

切中畫家之病

畫石皆若倒懸可笑可笑

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亦如人之俯仰坐卧豈獨樹則然乎

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石而山自山今人作畫樹下轉似山山頭轉似石

石有背面面多皴背不宜多皴惟屋亦然景在下面朝我景在上面朝外石亦然

石面有似平臺者然平臺者卽破山也山倒去

半邊卽成平臺故作色平臺面染綠苔草色也旁染赭色倒去沙土色也

初畫高手亦自可觀畫至數十年後其好處在何處分別其顯而易見者皴法也皴法名色甚多惟披麻豆瓣小斧劈爲正經其餘卷雲牛毛鐵線鬼面解索皆旁門外道耳大斧劈是北派戴文進吳小僊蔣三松多用之吳人皆謂不入賞鑑刺梨皴卽豆瓣皴之變巨然常用此法

今人作畫全不講究皴法所由攻苦一生未能入妙

學者此等處須要細心探討

須靈活流走不可板

山頭宜分土石或石戴土或土戴石所以欲分者辨深淺耳深山大壑純用石山不妨若淺水沙灘不妨用土山耳土山下不妨用小石為脚大山內亦宜用土山為肉純用石恐無煙雲縹緲之態耳

學畫先畫樹起畫樹先畫枯樹起畫樹身好然後點葉

樹身中直皴數筆謂之樹皮根下淍處白處補

一點兩點謂之樹根

四筆卽成樹身以後卽添枝身向左則枝皆向右左枝多右枝少若向右樹反此

四筆之曲直視一筆之曲直但上狹而下稍寬耳

續三筆而直下合一筆爲樹身

合二筆之半自上而下爲右杈自左而右卽轉而上共一筆也

轉折貴乎渾融如露稜角最易傷韻

送筆宜體此意不可苟且

二筆左半合一筆之杪爲左杈自上而下上銳下立中宜轉折然轉折在中半之上轉折處勿露稜角惟用中鋒自無芒刺

凡向左枝皆自上而下向右枝皆自下而上此自然之理即欲反畫亦不順手

向右樹第一筆自上而下又折上折上謂之送

送筆宜圓若偏鋒即扁筆矣

向左樹先身後枝向右樹先枝後身

如此方有體勢

此即變化錯綜之法可以類推

向左樹大枝向右向右樹大枝向左亦有變體卽不論

向右樹一筆卽分了分了處勿結凡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者謂之走筆

一株獨立者其樹必作態下覆式居多

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一有根一無根一平頭一銳頭二根一高一下

畫樹串插不外此種種

主樹客樹樹根樹杪須要如此講究

古云三樹一叢第一株爲主樹第二樹三樹爲客樹或問何以爲主樹曰根在下者爲主樹主樹近樹也三株或四株一叢一樹二樹相近則三樹四樹必稍遠謂之破式主樹欹客樹直主樹直則客樹不得反欹矣

主樹根在下則樹杪不得高出客樹之上主樹多欹者所以讓客樹之直也

大叢中不妨添小樹直立如孔門弟子冠者中

如此穿插顧盼有情

雜立童子也○

一樹二樹相近直立○則枝宜橫出頂上○

一樹向前○則二樹向後○中添小樹則兩向○雖向前者必顧後○向後者必應前○

亦有羣樹一向○謂之變體○偶一爲之○不可多作也○

三樹一叢○一樹有根○則二樹無根○

添葉○一樹一色○葉子不可雷同○五樹之下○雜以

如此點葉方無板滯重複之病

變體十樹之外不妨雷同

四樹一叢添葉式　此四樹一叢三樹相近一樹稍遠添葉子最要濃濃澹澹始有分別且其中要一縱一横如扁點横也下垂葉縱也縱者直也半菊頭縱之類松鍼葉横之類不縱不横夾圈圓點子也

六樹一叢大叢九樹小叢三樹六樹中叢也六樹六色葉子不可雷同

林木得如此點綴自然時序分明

畫中堂舍最要講究

畫橋面背須要留心

無葉謂之寒林數點謂之初冬葉稀謂之深秋一徧點謂之秋林積墨謂之茂林小點著於樹杪謂之春林

平橋兩面俱見者其面必狹

空者爲亭實者爲團瓢

畫屋有正有旁正爲堂旁爲舍不得倒置

畫屋要設以身處其地令人見之皆可入也

橋有面背面見於西上則背見於東下往往有

不可大意

如此布置山水林木倍覺生色

畫反者大謬也小橋平橋不必著欄高橋危橋不可不著欄

亭子有三足者四足者其常也亦有多至八九柱者有四面者六面八面者

凡安寺觀大小亦宜視山之深淺林之厚薄設橋亦然小橋板橋止可設於平灘沙水之際深山大澤須用石橋樓臺宜聳出松楸林木之外然亦須襯貼大石橋邊必有古寺

畫屋須熨貼流走自無呆板之病

此等處顯而易見亦不可大意

樓閣第二層宜淺

畫屋固不宜板然須端正若欹斜使人望之不安看者不安則畫亦不靜樹石安置尚宜妥貼況屋子乎

亭子宜著高爽處在下之亭必矮而濶中多柱

凡畫風帆或其下有水草蘆葦楊柳之屬皆宜順風若帆向東而草頭樹杪皆向西謂之背戾乃畫家之大忌

畫法不外乎理此最有斟酌

此畫船布置法自無停勻板滯之病

泉不得勢便成死水

大船著桅宜在中小船著竿子在前半見有著於船頭者非是也篷索遠則不見然不畫出又無勢止得畫一根遠不見人手持之處其人隱於稍篷內即不見也

遠帆宜短又是一法

如三船同行一船獨二船稍近三船均停擺去可笑也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即在古人畫中見過

穩字須要細心體味

松宜端正蒼鬱柳宜

摹臨過亦須看眞景始得

畫石宜穩今人畫石不管著落何地或著水如在水中或著土如在土上今人常畫一尖倒垂似懸而無所依附可笑也可嘆也

大石間小石染墨小石宜黑大石宜白

松葉宜厚

畫松平頂多於直頂

畫松正與畫柳相反畫柳從下分枝畫松枝在

欹斜生動本此畫法自然各極其妙

園亭小景須點綴一二塊玲瓏石殊有生趣

樹杪柳枝向上松枝兩分畫柳根多畫松根少松宜直柳宜欹松鍼宜平

玲瓏石最忌瑣碎瑣碎美人圖中物也

玲瓏石宜在水邊近日文沈圖中多畫此

玲瓏石多置於書屋酒亭旁大郎大壑中不宜著此

柳欲身短而幹長根宜遠引宜出土

畫柳最不易余得之李長蘅從余學者甚多余

柳能如此著想自然生動畫致一切板滯之病掃除淨盡

曾未以此道示人今告昭昭曰畫柳若胸中存一畫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幹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滿身皆小枝二病也幹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惟胸中先不著畫柳想畫成老樹隨意勾下數筆便得之矣俯螳螂枝最忌枝枝相似犯此謂之刻板耳惟用筆法卽無此病

> 古之畫上皆一時名流涵泳經史見識高明襟度瀟落有蓬萊道山之丰俊故發爲豪墨使人寶玩不寘清渾二字爲畫家入手大綱領

畫筌

笪重光

繪事之傳尚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爲畫訣散在藝林六法六長頗聞要略然人非其人畫難爲畫師心踵習迄無得焉聊摭所見輯以成篇纖計小談俟夫知者（繪苑）

流傳大都高人韻士寫其胸中逸氣此言人與畫合眞爲定論

夫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巒交割以清爲法（畫家最重章法清渾二語通體段落始兩得之）形勢崇卑權衡小大景色遠近劑量淺深

起伏收放畫山妙用學者細心參之山背山坳均有一定畫法不可輕忽

山之旁脇易寫正面難工山之腰脚易成峰頭難立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峰盤互祖峰乃厚土石交覆以增其高支隴勾連以成其濶一收復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起復收放括盡縱橫運用之法背不可覩仄其峰勢恍面陰崖坳不可窺鬱其林叢如藏屋宇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崖突垂膺有現有隱近阜下以承上有尊卑相

此爲邱壑參伍錯綜之法熟極而流方能有此

顧之情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象山頭山足俯仰照顧有情近峰遠峰形狀勿令相犯此章法要緊處學者勿輕放過危巖削立全依遠岫爲屏巨嶺橫開還藉羣峰插笏一抹而山勢迢遙貴腹內陵阿之層轉一峰而山形崒嵂在嶺邊樹石之繽紛數逕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峰相望或斷而或連峰夭矯以欲上仰而瞰空砂迤邐以同奔俯而薄地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山脈之通按其水徑

境界

山色水光須悉心體味方能入妙
江湖郊野諸景畫中點綴斷不可少

水道之達理其山形水道乃山之血脈貫通處水道不清則通幅滯塞所當刻意研求者地勢異而成路時為夷險水性平而畫沙未許欹斜近山縈洄每於郊邊石脚遠沙迢遞見之峰頂山腰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多沈靄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平遠一派水陸有殊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鳧雁剎竿樓櫓戍壘漁罩為映帶郊野以田廬籬徑菰渚柳堤茅店板橋煙墟渡艇為鋪陳畫中平遠最難

畫山布樹
解此運用

作此分江湖郁野雨景晚景處卽是畫法野景以趙大年爲宗江景則江燕諸公爲妙觀此點綴畫法盡矣　山本靜水流則動石本頑樹活則靈土無全形石之巨細助其形石無全角石之左右藏其角土戴石而宜審重輕石疊石而應椙表裏　山水中畫石與尋常畫法不同須令土石渾成雖極奇險之致而位置天然方爲合格石之立勢正走勢則斜坪之正面平旁面則反半山交夾石爲齒牙平壘透迤石爲膝趾山脊以石爲領脉之綱山腰用樹作藏身之幄山實

天然妙景自出

虛之以煙靄山虛實之以亭臺山形欲轉逆其勢而後旋樹影欲高低其餘而自聳山面陡面斜莫爲兩翼樹叢高叢矮少作並肩石壁巑岏一帶傾欹而倚盼樹枝撐攫幾株向背而紛挐橫崖泉落景已伏而忽通孤嶂石飛勢將墜而仍綴樹排蹤以衛峽石頹卧以障虛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此段言隱現斷續之妙如文章家龍門敘事法變化無方楡柳茂於邨舍松檜鬱乎巖

巖樹參差布置方不板滯林木交柯章法益見靈警

畫樹透漏法眞令人探索不盡

阿坡間之樹扶疏石上之枝偃蹇短樹參差忌排一片密林蓊翳尤喜交柯密葉偶間枯槎頓添生致紐幹或生剝蝕愈見蒼顏枝綴葉而參伍錯綜弗生窒礙葉附枝而横斜紆直欲使聯翩菀枯或因發葉之早遲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穉一本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承宛同一本正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底花間影以善漏而豁透則形脞而似長漏則體肥

樹木枝柯條葉四時須有分別不可相混吳梅庵王友石沈石田往往有

而若瘦作畫樹居其半諸家畫法變態多種不過爲造化傳神若非靜觀難得其理此段洗發曲盡元微一本一林透漏之法畫樹祕要前人所不傳今於江上先生發之令人玩索不盡

煙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雨葉暗而淋漓風枝亞而搖曳木皮之膚理如生蟠根之植立宜固春條擢秀夏木垂陰霜枝葉零寒柯枝瑣表挺而修立影互而成行幽巖古栫老狀離奇片石疏叢天眞爛漫山擁大塊而虛腹木攢多種而疏巔泉沙交會借叢樹以爲深細路

此小景

斜穿綴荒林而自遠沙如漂練分水勢而復羅
邨勢樹若連柵圍山足而兼襯山巒沙邊水蕩
偶借石防峰裏雲生還容樹影沙之交插處作
樹有法惟癡翁
最爲擅勝荒林細路
林麓互錯路暗藏於山根
南宋諸公妙景也
巖谷遮藏境深隱於樹裏密樹憑山而根株迭
露能令土石分明近山嵌樹而坡岸稍移便使
柯條別異樹根無著因山勢之橫空峰頂不連
以樹色之遥蔽峰稜孤側草樹爲羽毛坡脚平

樹要分根石須擘面其巧妙眞不可思議

觀此樹石畫法大備學者須胸中渾化方能脫去町畦

斜石叢爲綴嵌樹惟巧於分根即數株而地隔石若妙於擘面雖百笏而景殊妙在心傳非能口授石看三面有圭端刀錯玉尺銀瓶香案琴墩蟲窠魚砌覆盂欹帽鈌斯蹲獸蚌殼螺軀鳥單犀首之異狀須離象而求樹分單夾有散蝶聚蜂蛇驚鴉集雞翎燕翦珠綴冰凌竹个櫻團簾垂穗結飄縷簇角攢鍼疊毬之殊形貴相機而作形容樹石之法不離此種種而其妙處全在筆墨脫化石有剝蘚之色土有膏

惟深於畫理者自有一定布置不同凡筆畫至神妙處隨手拈來頭頭是

澤之容樹勁則清水柔則秀麓拖沙而勢帀背隱樹而境深瀑亂瀉者源長巖倒懸者脚穩原巘交迴起空嵐而氣豁雲巖聳矗互俯坂而勢悠山巍脚遠水無近麓之情地廓邨遥樹少參天之勢山淺莫爲懸瀑樹大無作高山沙勢勿先成背峰頭而後定遠墅勿先作待山空而徐添懸坏疊石即作山巒低岸交沙便成津浦瀨層層如浪捲石泛泛似漚浮衆水滙而成潭兩

道

通橋設路亦章法最緊要處

崖逼而爲瀑澗狹因乎石磧夷險視乎巖梯無風而澗平觸石而湍激折瀏如傾沸湧浪若騰驤派流遠近爲斷續之分波紋有無由起滅之異水漲潤而沙岸全無水煙浮而江湖半失平波之行筆容與激湍之運腕回旋浪花迅捲而筆縈濤勢高掀而筆蕩山隔兩崖樹欹斜而援引水分雙岸橋蜿蜒以交通五代北宋諸公多工畫水溪澗江湖畫法迴異玩此不特取勢之法明布局觀乎縷析無餘而運筆之妙發揮略盡

縱橫聚散全在心得非成法可拘

此中微妙耐人尋味

楮命意寓於規程統於一而締構不棼審所之
而開闔有準尺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
緊卷之上下隱截巒垠幅之左右吐吞巖樹一
縱一橫會取山形樹影有結有散應知境闢神
開所謂一陰一陽之爲道

畫法不離縱橫聚散四字

巧在善留全形具
而妨於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眼
中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窮須從別引二語畫
禪元要
也知其解者　偶爾天成加以人工而或損此中
旦暮遇之

所謂意在筆先胸有把握

佳致移之彼處而多違理路之淸由低近而高遠景色之備從澹簡而綢繆絜小以成鉅心欲其靜完少以布多眼欲其明目中有山始可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 目中有山四句卽所謂胸有成竹也今人作畫胸中了無主見信筆塡砌縱令成圖神氣索然參此方悟畫法 作山先求入路出水預定來源擇水通橋取境設路分五行而辨體峰勢同形諳於地理象庶類以殊容景色一致眛其物情樹無表裏不知隱見之方山少

古人畫樹須山石成後方將樹根鉤出正為此也

各種畫法從對面形容出來無義不搜分學者一目了然洗盡

陰陽豈識渲皴之訣水遲引導難以奔流樹早生根無從轉換瀑水若同簷溜直瀉無情石塊一似土坏模稜少骨坡寬石巨崇山翻似培塿道直沙麤遠地猶同咫尺

講究邱壑只在路徑水口二者安置穩貼邱壑之理思過半矣

此下論繪事中疵病洗剔略盡若不細加體認即蹈其弊轍猶爾茫然

坪憎桶案之形山厭瓜稜之狀地薄崖危未帖峰高樹壯非宜近山平田患其壁立離村列樹勿似籬橫挺然者樹容木本毋同草本油然者

畫中疵累

各種屋宇畫法須審其境地相宜方合法度

樹色生枝休似伐枝峰巒雄秀林木不合蕭疏島嶼孤清屋舍豈宜叢雜異境未可多為田圃祇堪戲作宮殿鬱盤而壯麗寺觀清邃而嵯峨園亭之屋幽敞旅舍之屋駢闐漁舍荒寒田家樸野山居僻其門逕郵聚密其井煙界畫之工無虧折算寫意之妙頗擅縱橫屋宇畫法諸家體格不同大約意象用筆人屋質無傷於雅沙草劇不失於文雪意清寒休為染重雲光幻化少作鉤盤雨景霾痕

清詞麗句將畫中諸景一一傳寫美備無遺

宜忌風林狂態堪嗔曉霧昏煙景色何容交錯秋陰春靄氣候難以相干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畫而意先今人有畫無題即强題而意索雲裏帝城山龍盤而虎踞雨中春樹屋鱗次而鴻冥仙宮梵刹協其龍砂邨舍茅堂宜其風水山門敞豁松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疏而垂影平沙渺渺隱葭葦之蒼茫邨水溶溶映垂楊之歷亂林帶泉而含響石負竹以斜通草媚

曾見宋元畫往往有此景

芳郊蒲緣幽涘潮落沙交水光百道山寒石出樹影千檣愛落景之開紅值山嵐之送晚宿霧斂而猶舒柔雲斷而還續危峰障日亂壑奔江空水際天斷山銜月雪殘青岸煙帶遙岑日落川長雲平野濶地表千鐔高標插漢波間數點遠黛浮空匿秀嶺於重巒立奇峰於側嶂兩崖峭壁倒壓溪船一架危樓下穿巖瀑孤亭樹覆危磴闌扶溪深而猿不得下壁峭而鳥不敢飛

驚濤拍於怒石叢木擁乎飛梁江上千峰雪積海中孤島雲浮霞蔚林皋陰生洞壑雨氣漸沈暮景夜色乍分晨光散秋色於平林收夏雲於深岫月映園林之蕭灑風生野渚之飄颻雲擁樹而林稀風懸帆而岸遠修篁掩映於幽澗長松倚薄於崇崖近溆鷺飛色明初霽長川雁度影帶沈暉水屋輪翻沙堤橋斷島飄浦口樹夾津門石屋懸於木末松堂開自水濱春蘿絡徑

范華源秋山行旅圖便有如許點綴

野篠縈籬寒甃桐疏山窗竹亂柴門設而常關篷窗繫而如寄樵子負薪於危峰漁父橫舟乎野渡臨津流以策蹇憩古道而停車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關城幅巾杖策於河梁被褐擁鞍於棧道賈客江頭夜泊詩人湖畔春行樓頭柳颭陌上花飛散騎秋原荷鉏芝嶺高士幽居必愛林巒之隱秀農夫草舍常依隴畝以棲遲攤書水檻須知五月江寒垂釣砂磯想見一川

如此布置雖尋常之景便能引人入勝

解此用意自然入妙

風靜寒潭曬網曲徑携琴放鶴空山牧牛盤谷尋泉聲而躡足戀松色以支頤濯足清流之中行吟絕壁之下登高而望遠臨水以送歸臥看滄江醉題紅葉松根共酒洞口觀棋見丹井而如逢羽客望浮屠而知隱高僧看瀑觀雲偶成獨立尋幽訪友時見兩人 此段論畫中諸景凡筆墨粗疏即竭意布置終不能逼出眞境是有景與無景同也覽者勿徒愛其詞句之佳當於景色中有人不厭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會心處

論極確當

境實董巨峰巒多屬金陵一帶倪黃樹石得之吳越諸方米家墨法出潤州城南郭氏圖形在太行山右摩詰之輞川荊關之桃源華原冐雪營邱寒林江寺圖於晞古鵲華貌於吳興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橅縑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叔達變爲子久海岳化爲房山黃鶴師右丞而自具蒼深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壺

之逸致松雪之精妍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
會境通神合於天造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
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
忘象時流託士夫氣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
本資難化筆墨悟後格制難成資分格力兼之者難百年以來
不一二覯故有童而習之老無所得或恃其
聰明終虧學力此成家立名之所以不易也十
幅如一幅胸中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煙
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於指下氣勢雄

情景逼真
方能入道

遠方號大家神韻幽閒斯稱逸品寓目不忘必爲名迹轉瞬若失盡屬庸裁山下宛似經過卽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屋於盈寸之間招峰巒於千里之外仰眎岧嶤訝躋攀之無路俯觀叢邃喜尋覽之多迷無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湍瀨而莫覩其跡近睇鉤皴潦草無從摹搨遠覽形容生動堪使留連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映繁簡互錯而轉轉相形 畫家六法以氣韻生動爲

層次亦章法中最爲緊要

要人人能言之人人不能得之全在用筆用墨時奪取造化生氣惟有煙霞邱壑之癖者心領神會不然雖畢生橅古法終隔數塵

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成平褊雖多邱壑不爲工看入深重即少林巒而可玩眞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密緻之中自兼曠遠率易之內轉見便娟

此篇中闡發氣韻最微妙處也其議論精微語無虛下學者字字作禪句參之默契其旨

山之厚處即深

全要從空處着想慧心人自能領會之

處水之靜時卽動時林間陰影無處營心山外淸光何從着筆空本難圖實景淸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眞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凡理路不明隨筆塡湊滿幅布置處處皆病至點出無畫處更進一層尤當尋味而得之　人但知有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畫畫之空處全局所關卽虛實相生法人多不著眼空處妙在通幅皆靈故云妙境也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之推挽在於機微勢之凝聚由

板稚㝡爲筆墨大毛病縱紙成堆筆成塚終無入路

鉤皴能如

乎相度畫法忌板以其氣韻不生使氣韻不生雖飛揚何益畫家嫌稚以其形模非似使形模非似卽老到奚庸粗簡或稱健筆易入畫苑之魔疏拙似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披圖畫而尋其爲邱壑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爲圖畫則神邱壑忘爲圖畫是得天地之靈氣也所謂蕆游而至者則神傳矣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無泥皴淡而著其僞樹態假點抹以形容勿拘點抹而忽其眞鉤之行止卽峰巒之起

此運用已臻化境

山均山面陰陽向背全在皴染得宜方能顯豁呈露

筆墨中皴擦渲染諸法得如許妙義環生

跌皴之分搭即土石之紋痕頓挫乃鉤擘之流行淺深爲渲染之變化虛白爲陽實染爲陰山均染重端因陰影相遮山面皴空多是陽光遠映山以分按脊生石用重鉤面出山腳伏而皴側坡脊起而皴圓麻皮虛腳而山空兼讓長林之得致釘頭露顴而石豁又資叢樹以託根壘帶燥而蒼皴兼於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襯複而內暈鉤簡而外工鉤靈動似乎皴皴細碎

眞令人一讀一擊節

皴染之妙不可思議

皴法惟麻皮爲極純

同於擦擘而不皴知烘染之有法皴而不染知鉤擘之意全著筆爲皴留空痕以成廓運墨爲染間滃跡以省鉤點之圓活與皴無殊皴之沈酣眎染匪異鉤之漫處可以資染染之著處卽以代皴複染於鉤內而石面稜稜增染於廓外而石脊隱隱皴未足重染以發其華皴已足輕染以生其韻解索動而麻皮靜爛草質而牛毛文釘頭莽於木梯長短同施豆瓣潑於芝麻小

正可以專攻解索卷雲析帶荷葉釘頭芝麻等皴皆可通用餘則非吾儕所當學也

大易置卷雲雨點各態亂柴荷葉分姿劈斧近於作家文人出之而峭鬼臉易生習氣名手爲之而遒大劈內帶鑿痕小劈中含鏞跡石凌面而隱壘千層山沒骨而融成一片灰堆乃礬頭之變境壘饅卽斧劈之後塵

從古畫家各立門戶皆由皴法不同自唐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其筆法有如方枘圓鑿之難入者然其中自有一貫通之理故能精於一家法而得其變化離合處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更無凝滯今人之蔽只在不能專攻一家故諸家皆無入處也觀此論皴法精詳開墨妙之元祕補前人之缺略眞六法之微言也

皴須如此形容方見皴之超妙鬆動脫盡筆墨蹊徑

用筆乾濕輕重須如

畫中惟皴法最難所宜亟講各家畫法未易兼綜然須畫北宋勿使一筆入南宋法畫南宋勿使一筆入元人法畫元人亦勿使入南宋諸家法諸家各有門庭勿相混淆惟通其理而化其偏讀此可以豁然開悟

鉤多圭角而俗態生皴若團欒而淸韻少皴之俯仰披似風蘆而垂如露草皴之縝密明同屋漏而隱若紗籠連鉤帶染機到筆隨似石如山形忘意會點分多種用在合宜圓多用攢側多用疊禿鋒用颯破筆用鬆擲筆者芒核筆者銳含潤若滴帶渴為焦細等纖塵粗

此着想

墨破則鬆靈色清則渾化所謂墨分五色重色輕色運用皆有

同墜石淡以破濃聚而隨散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輿會濃淡聚散點法要訣更須以各家法參之論設色之妙於下文數語盡之丹青競勝反失山水之眞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墨以破用而生韻色以清用而無痕輕拂軼於穠纖有渾化脫化之妙獵色難於水墨有藏青藏綠之名盎青綠之色本厚而過用則皴淡全無赭黛之色本輕

分際

濃淡得宜不可輕忽

而濫設則墨光盡掩粗浮不入雖濃郁而中乾渲暈漸深即輕勻而內好間色以免雷同豈知一色中之變化一色以分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此言一色中變化已造妙境至論及無色處精微之理幾於入道）宜濃而反淡則神不全宜淡而反濃則韻不足學山樵之用花青每多黯黮仿一峰之喜淺絳亦涉扶同乃知慘淡經營似有似無本於意中融變即令朱黃雜沓或工或誕多於象外追維千筆萬

此中三昧不可不知

用筆躁動用墨粗疏極意經營難臻神妙

筆墨訣竅經如此對勘互證眞無義不搜無法不備

鬆澀二字如此註解

筆易當知一筆之難一點兩點工終防多點之拙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麤疏則幽姿頓減畫至神妙處必有靜氣蓋掃盡縱橫餘習無斧鑿痕方於紙墨閒靜氣凝結靜氣今人所不講也畫至於靜其登峰矣乎山隈空處筆入虛無樹影微時墨成煙霧筆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筆者能墨以筆爲筋骨筆以墨爲精英筆渴時墨焦而屑墨暈時筆化而鎔人知搶筆之鬆不知鬆而非懈人知破墨之澀不知

筆墨可謂造微入妙

如此形容其妙眞不可思議

澀而非枯墨之頻潑勢等崩雲墨之沈凝色同碎錦筆有中鋒側鋒之異用更有着意無意之相成轉折流行鱗游波駛點次錯落隼擊花飛拂爲斜脈之分形磔作偃坡之折筆啄毫能令影疏策頴每教勢動石圓似弩之內擫沙直似勒之平施故點畫淸眞畫法原通於書法風神超逸繪心復合於文心抒高隱之幽情發書卷之雅韻點筆閒窗寓懷知已偶逢合作庶幾古

再將人物花卉等推廣言之曲盡其妙可謂美備無遺

人○此復拈八法示人以見書畫同原眞千古不易之論此笪先生書後畫筌幷著之意也高隱下四句尤爲作畫根本要義勿輕讀過至於人物花卉鳥獸蟲魚冠服審其時代衣紋應有專家顧盼想其性情爪髮更無遺憾春葩秋萼花葉全師造化寫豔如浮其香雲翼霜蹄飛走合於自然傳神兼肖其貌鮮鱗繚繞於溪潭荇藻弄影草蟲飛綴於條葉風日搖姿顧吳陸李韓戴徐黃昔號擅長世珍遺跡援毫傳彩造於精微能事此者覽而

自悟繪法多門諸不具論其天懷意境之合筆

墨氣韻之微於茲編可會通焉

無法不備無美不臻眞不厭百回讀

此卷壬子年里中洽灘上得之惜絹盡破裂不能收拾僅留此跋深可惜也姑記於此用誌不忘

清暉畫跋

王翬

宋之有元章元暉猶晉之有羲獻也虎兒眞蹟流傳已少况南宮乎昔白石翁題元暉瀟湘圖云七十五歲始得一覩以快生平翬生較晚竊得於米家父子有緣凡小米眞蹟合見數種又於荆溪吳氏見大米雲起樓圖已爲大快今秋客京邸渭翁老先生出示此卷與吳氏所藏筆氣無二至山頭多不作横點只用墨破凹凸之

當代惟耕煙所見名蹟最富非諸家可及

形樹木人物屋宇皆極精工似王右丞風格又屬變體洵知大家筆妙無所不可耶翬粗事皴染不敢望啟南萬一而賞鑒之緣或過之用以自幸并爲好古者志喜云

嗟乎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顧陸張吳遼哉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逮於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譽未聞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子久

論古有識

之蒼渾雲林之澹寂仲圭之淵勁叔明之深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爲百世之宗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益下習俗愈卑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僊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後學風靡妄以雲間爲口實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旁流緒沫人自爲家

浙派敗壞已極文沈出而風行一時是爲吳門派董文敏紹倪黃絕詣是爲雲間派二王得文敏之傳爲婁東派至今不變宗風

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舛風流都盡翬自齠時搦管仡仡窮年爲世俗流派拘牽無繇自拔大底右雲間者深譏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潁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攬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

苦心孤詣非數十年力行身體不能臻此境界

思古人用心處沈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傅色有今古之殊於是涵泳於心練之於手自喜不復爲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

石谷畫柳盡態極妍允爲當代第一

己丑初冬偶過婁水秋涯王子出余倣王晉卿平橋柳色一幀見示上有惲南田五詩猶憶三十年前侯官張超然與南田同客虞山余爲之畫柳兩公各賦絶句十二章以寵之南田繼亦

南田冊情余未見石谷冊曾見於黄門老境頹唐非復早年風致矣

爲鶴來主人畫柳書前詩此冊向藏鶴來秋涯心艷之而卒不可奪丙戌秋杪扁舟相訪欲余規模其概聊爲中郎虎賁時超然方以八閩解元僑寓吾虞圖成之日屬其雜題數頁追述舊遊而秋涯買王得羊或亦從此絶意惲冊矣無何北溪陳子購以餉秋涯拙筆簡率無足道而南田沒且二十年覽其遺墨一題再題詞翰依依老人低徊曩昔感喟良多而秋涯方自詫一

余向藏石谷脩竹遠山中幅景極清曠不為高山大嶺而山脚純用絅巾法書沙極蒼茫平遠

幀之中具兩人舊蹟為賢于鶴來所藏遂命余補書七詩而序其端委如此十月十有九日海虞七十八老人王翬識時寓水雲精舍

王叔明作修竹遠山嘗稱文湖州暮靄橫看卷筆力不在郭熙之下於樹石間寫叢竹乃自其肺腑中流出不可以筆墨畦徑觀也南田此圖眞能與古人把臂同行但屬余點綴數筆欲如一峰黃鶴合作竹趣圖余筆不逮古何能使繪

之致

此鳳阿山房圖爲吾鄉侯大年作筆墨超妙境界靈異樹石皴染神似唐子畏眞非畊烟可及

苑傳稱勝事耶丙寅臘月望後三日王翬識

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遯跡高隱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峰造極往往服膺不失此圖爲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蹊徑如對高人逸士冲和幽淡骨韻皆淸當與元鎭之獅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

此幀壬申四月得於粵東

石谷曾有此圖景極幽秀韻致悠然令人愛玩不置

如此布墨用筆自生氣遠出不落平境

趙令穰規模右丞每寫水村必肖農家風景使人玩賞無已董文敏云王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平淡天眞爲超軼絕塵此言信然

凡作一圖用筆有麤有細有濃有淡有乾有濕方爲好手若出一律則光矣麓臺云山水用筆須毛毛字從來論畫者未之及蓋毛則氣古而味厚石谷所謂光正毛之反也

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

精妙之論耐人尋味

青緑得此訣自然神彩煥發不浮不滯

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

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皴不可重密不可窒要伸手放脚寛閒自在

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

余於青綠法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

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氣不在多也

氣愈清則愈厚

石谷畫以余所見早年為第一此冊係少作共六幀神韻靜逸彷彿元人

此幀向於滬城客寓見之賦色精妙非南田翁不能奈絹已破

此余四十年前所作時序如流交游零落茫然不知為何人作也余老矣年往學荒精神耗敝轉覺曩時筆墨于古略有入處始知畫道之難愈求而愈遠也展閱之餘因書數語以志媿辛巳夏五耕煙散人王翬識

北宋徐崇嗣創製沒骨花遠宗僧繇傳染之妙一變黃筌勾勒之工蓋不用筆墨全以彩色染成陰陽向背曲盡其態超乎法外合于自然寫

裂不能收拾殊可惜也

此卷向於佗城見之係老年筆墨骨格蒼渾韻致蕭疎非近今補圖家所能及

生之極致也南田子擬議神明眞能得造化之意近世無與能者石谷王翬題

繡谷先生慕坡公之爲人以蘇名其齋猶坡公圖白傅于齋之意也蘇公爲當日之白傅先生其殆今之善學坡公者耶麓臺學士嘗寫圖贈之茲復索余圖用龍眠山庄意又差近大年一派雖各闢門庭而氣韻風規似不遠也戊子九月二十三日海虞耕煙散人王翬識

此幀向於吳門見之上有思翁跋語情絹已黯黑不能仰企其神妙也

墨井畫跋　　吳歷

半幅董元傳聞久矣願見之懷不啻飢渴一日過太原之拙修堂幸得飽觀其筆力扛鼎奇絕雄貴超軼前代非後學能窺其微蘊也

北苑龍宿郊民圖山巖雄峻樹木鬱茂亭臺樓閣之富麗而高棚張設珠燈錦綵郊民聚而歡躍盎宋藝祖下江南也毘陵莊氏所藏予得請見不及臨粉本巨然賺蘭亭圖山不甚高雄厚

功夫到神化時方能

幽深秋林蓁篠小徑幽折一人乘騎過橋童子抱琴相隨而寺門南向大殿直階下則水閣閣中蕭翼紗帽藍袍知僧栢衣陪坐並觀蘭亭當其轉換間已被其賺去至今令人笑破口也然則唐太宗不將勢奪用蕭翼賺之意謂無妨於雅事也及遭殉葬千古爲之三歎巨然畫本今亦不知所歸

大癡晚年歸富陽寫富春山卷筆法游戲如草

筆法游戲癡翁九轉丹成乃臻斯境

篆傳聞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拳拳寶愛不離於手迨將終時投之於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矣予在廣陵所臨者儘餘本也歸而質之太原奉常公公有石田背臨一卷卽將勘對山川樹石毫無遺失但石田之設彩乃其本色也卷尾跋云癡翁本向予所藏請題於人被其子乾沒而後出售貧不能歸歎息背臨而已予所臨二卷一爲奉常一爲惠子浮嵐暖

此等處癡翁㝡擅勝場學者當細心研索

翠癡翁第一合作絹素無恙設色帶用青綠皴擦少變虞麓本色墨葉二種非平日所有屋宇高低不著一人有小澗橫出雲中峰巒平疊連層飛動於筆意外眞奇特也予適在蘇郡得即手臨乃山左宋氏所藏也不知如何轉歸於塞北聞遭殉葬嗚呼昔之蘭亭今之浮嵐暖翠傷哉惜哉

大癡春山梵刹圖用青綠和之設色與夏山圖

癡翁筆墨全從北苑脫胎

無二全以北苑爲宗跋云吾年老耄習氣未除
蓋有此作也曩予客吳興吳刺史招入墨妙亭
出此圖匆匆一見不遑臨之追憶惘然
陡壑密林圖癡翁生平合作也畫在箋紙跋在
絹素絹雖剝落而存處字墨維新畫法如草篆
奇縮予每過拙脩堂必請觀之常帶筆就臨曲
盡窮摹殆難得其神韻煙翁晚年亦歎息此幅
被畫賈人俟貧乏之時輒爲貨求不得不割去意

境極幽秀以山樵妙筆寫之可想見斯圖之勝

謂必歸山左矣○

叔明靜深秋曉圖設色絢爛與秋山圖並美蓋蒼松高下間雜楓樹紅紫山之右有牌坊門道廳堂密室紫衣者危坐童役抱琴書侍立其後面樓臺有雲鬘珠翠紅粉澗旁之曲有飛鷗集鷺峰之轉處村落聚散草樹霜紅不勝緐茂上有內府圖章傳聞兵燹後冷攤上獲之子得觀於劉尚書齋頭竟日次早再訪不得

雲林畫習見者都係平遠一路不足見其本領也

山樵畫亦以董巨為根柢故妙

雲林吳淞山色層疊高巖磅礴之氣直逼巨然非平遠手筆也

毘陵唐氏世藏叔明夏日山居圖其款識戊申二月為同元高士畫於青村陶氏之嘉樹軒子時客於許氏補處堂與唐氏靜香齋只隔一舍其畫不肯借過予就而觀之筆墨景界逼肖巨然非山樵本色也予得飽觀又得手臨至於年月同在戊申二月是可奇也

帶逕點苔巨然夏山雨過圖全用此法

僧繇沒骨畫崇嗣沒骨花爲古今絕品

梅道人深得董巨帶逕點苔之法每積盈篋不輕點之語人曰今日意思昏鈍俟精明澄澈時爲之也前人繪學工夫眞如鍊金火候

雲林寫山依側起勢不兩合而成米家山如積米驟然而就子久山直皴帶染林麓多轉折三者皆宗北苑而自成

徐崇嗣畫花萼不作墨圖用彩色漬染謂之沒骨花張僧繇亦漬彩色而成謂之沒骨山水而

潑墨惜墨二字耐人尋味

消息造化乃臻斯境

遠近之勢意到便能移人心目超然妙意

山以樹石爲眉目樹石以苔蘚爲眉目葢用筆作畫不應草草昔僧繇畫龍不輕點睛以爲神明在阿堵中耳

潑墨惜墨畫手用墨之微妙潑者氣磅礴惜者骨疎秀

癡翁有畫隔岸作數筆遂分晴雨如此手筆高出於前人也

作畫惟靈機感觸隨手寫成自然入妙

元人擇僻靜之地結構層樓爲畫所朝起看四山煙雲變幻得一新境便欣然落墨大都如草書法惟寫胸中逸趣耳一樹一石迥然不同

叔明以吳興山水爲畫本煙嵐晚峰霜紅林密筆筆生動當在巨然妙悟處參之所謂直泝其源頭也

黃鶴山樵一日掃室焚香邀癡翁至出繪學請質子久熟視之卻添數筆遂覺岱華氣象相傳

品詣之高
可稱獨絕

爲黃王合作

雲林生畫石從大李將軍勾斫中來畫樹謂之
減筆營邱蕭閒古淡自成一種逸品非學力所
能到也

李公擇初學草書劉貢父謂之鸜哥嬌意鸜鵒
之人言不過數句其後稍進問於東坡吾書比
舊如何坡云可作秦吉了矣余畫雖未積學而
近之作者不知少似秦吉了否耶

山水林木當時時體此意自然入妙

山水要高遠迴環氣象雄貴林木要沈鬱華滋偃仰疎密用筆往往寫出方是畫手擅場

範道人所居東軒名之曰也足蓋取詩之但有歲寒心兩三竿也足之意山谷老人一時賦詩爲之勝事余筆墨荒陋未能髣髴前代風流而鑒賞者不必有不足之歎

李竹嬾云不如弄水

往余與二三友南山北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坐卧其間飲酒嘯歌酣後曳杖放脚得領其奇

墨寫出胸中奇正是此意

勝旣而思之畢竟是放浪遊習不若鍵戶弄筆游戲眞有所獨樂

社集非水齋分題得春聲五言滄漁又屬余寫其意葢畫爲無聲今則春聲爲之有聲歐陽子秋聲作賦予以春聲作圖感物同心恨不同時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凍耳俞清老詩也蒼煙衝寒來索圖子不孤其意以凍手寫凍耳或庶幾焉

倣米家山全有機趣氣勢合撰而成鈍根人無從下筆

觀古畫如遇異物駭心眩目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則青黃燦然要乘興臨摹用心不雜方得古人之神情要路

潑墨法米風雨驟至毫間拖泥帶水便成涇緣林巒如老將快馬斫陳破敵而立見功也

山居臘候雪霽皎如有懷許侍御在補處堂消寒酒爐活火不共二三年矣呵凍擬李營邱雪圖以寄

梅道人功力得之巨然爲多讀此可以想見

痴翁畫境超逸雄貴墨井得法外之趣故蹊徑與諸家不同

溪山無盡萬里長江兩卷梅道人之法巨然也筆下清雄奇富變態無窮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渾然天成五墨齊備此蓋仲圭之擅場非後學者所能措手

大癡峰巒雄厚石臺層聳山面有礫砢小石林麓小港有細水迴環屋宇水閣草樹鬱盤無不曲臻妙境而小山下村落田塍尤極遠致予剏心立意未能窺造其微張融云不恨臣無二王

王友石沈石田均從梅沙彌風韻中來

法卻笑二王無臣法誠然山中六月不知暑氣就綠陰鼾齁既醒捉筆擬范山頭畫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

此予癸卯夏在太原氏拙修堂縮臨叔明林泉清集不知何年落於惠子之手今出請題如逢舊面顧戀之情不能已已

梅道人得董巨之風骨氣候帶溼點苔蒼蒼茫茫有雄邁之致予居物外舊學已廢有時與到

余今年已五十近來

追尋昔之所見其雄厚超古處終不可得

余秋居之暇檢得宣紙二喜其長而嫌其太矮漫探癡黃黃鶴間筆法又以己意參之成一小卷便可懷之出入如米海岳袖中之石但終襲稚子事矣雖然予齒七十加三腕力漸衰墨毫久禿向後欲作兒戲恐不復得不能不爲之愓然

余近年作畫似勤似懶有時不辭呵凍忘暑忘

作畫與墨井之病正復相同如謂老故余不自甘也然此中道理正不可解

飱揮毫疾就有時春暖晴窗楮墨精良對之瞌睡吾不知此病之所來或謂老之故也然少年輩往往亦有如此予數日前頗覺腕力筆健漫學山樵而成小卷不欲人徵去留此自養晚節村農望雨幾及兩旬山無出雲田禾焦卷雖有桔槹之具無能遠引江波廣濟旱土第恐歲荒未免預憂之也薄晚樹頭雙鳩一呼烏雲四合徹夜蕭蕭不絕曉來東阡南陌花稻浡然而與

益憂慮者轉爲歡歌相慶也予耄年物外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聲已見造物不遺斯民矣喜不自禁作畫題吟以紀好雨應時之化

墨井道人晴窗氣暖攤紙塗鴉畫成自烏目山下同道俗二三子酌高蹈泉上劔門望湖光已而扁舟泛月歸

古人能文不求薦舉善畫不求知賞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益王公

非富貴利達所能動也

貴戚無能招使知其不可榮辱也筆墨之道非有道者不能

孫虔禮論書以紙墨相發爲一助昨得一箋不滅澄心紙柔密光潤頗與筆墨相宜雖手腕力纖喜無兒童習氣

墨井苦心於此中仍復返躬自歉雖學問一道本無盡境如此

余學畫二三十年來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不知二三十年後爲何如筆墨如此況學道乎繪學有得然後見山見水觸物生趣胸中

虛衷集益烏得不出人頭地耶

趙文敏之仕元未免

了了方可下筆畫要筆墨酣暢意趣超古畫之董巨猶詩之陶謝也淵明篇篇有酒摩詰句句有畫欲追擬輞川先飲彭澤酒以發興

日高丈五睡起把筆寫山下一片耕桑之地但少農人較雨量晴耳

山中茶笋初肥山人不爲梅天所困信筆塗抹而荒荒冷趣頗近元人也

晉宋人物意不在酒託於酒以免時艱元季人

爲絶藝所累

以幽秀之筆寫之方能入妙

士亦借繪事以逃名悠悠自適老於林泉矣人世事無大小皆如一夢而繪事獨非夢乎然予所夢惟筆與墨夢之所見山川草木而已水活石潤樹老筠幽非擬冷元人筆不相入畫不以宋元爲基則如弈棋無子空枰何憑下手懷抱清曠情興灑然落筆自有山林樂趣

風霜之變百卉披靡獨竹君之蒼秀卓絶

乘醉畫竹則有風雨披折偃仰之勢

墨井品詣之高可以想見

與雲林寫胸中逸氣其意正復相同

崖石犖确乃見竹君之節操

竹之所貴要畫其節操風霜歲寒中卓然蒼翠也山中酒熟獨酌成醉信筆揮灑遂成蒼翠甚娛樂也何可一日不畫此君

興來畫竹要得其風雨流韻霜雪灑然乃得竹君之品格

畫之游戲枯淡乃士夫之脈游戲者不遺法度枯淡者一樹一石無不腴潤

人能於此中得少佳趣自然脫俗

以愁解愁確有其理

高遁不必買山有草亭竹木亦可幽棲也蓋竹乃四時蒼翠聲與靜宜獨坐[illegible]中抱素琴得趣悠悠樂而至於老

深山盡日無人到唐人句也非吾筆墨寫到山之深處則不知無人也然招隱高蹈古今所難

陸放翁春愁詩有前後二首書之合爲一卷凡遇有觸愁處輒以展讀庶可以解獨糟邱人病仍以酒治之也

洋畫擅長
全在於此

墨門一名濠境去墨未遠有大西小西之風焉其禮文俗尚與吾鄉倒行相背如吾鄉見客必整衣冠此地見人免冠而已若夫書與畫亦然我之字以點畫輳集而成然後有音彼先有音而後有字以勾畫排散橫視而成行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欵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殫述

九州李義山以未到爲恨漁山遊經其地眞景如在目前今余亦至粵與古人游蹤適相符合殊覺頗暢襟懷

李義山每歎九州恨此生未到作詩云海外惟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予將至粵榜人手指乃知李詩中之九州第九點青螺相去咫尺前波飛立無能衝入憑舟望之海氣微茫或隱或現如浮鷗然

濠田無阡陌有石沙其土甚瘠居人不諳事春耕爲商賈者多宅不樹桑婦亦不知蠶事全身以紅紫花錦覆披微露眉目半面有凶服者用

形容盡致儼如一幅墺門圖眞傳神妙筆

皂色其男子拳髮披肩戴帽如笠見人則免之服短毳衣兩袖甚窄衣之中間四旁多鈕扣著革屐只一齒兩腰間橫長短二劍手執藤枝者卻是官也

大凡物之從未見者而驟見之爲奇異墺樹不著霜雪枯株絕少予畫寒山落木以眎人無不咄咄稱奇峰頭石色宛似黑人之臉然黑人俗尙最深者爲美淺者爲醜葢石迺淡墨色眞所

謂醜石也耶

芭蕉四季有花有實其花瓣面赭背黃其實一莖纍纍垂七八有龍牙鼓槌二種探而啖之龍牙者佳熨齒酸甜軟滑其地久寒常飛雪知摩詰雪蕉有所本也

棕竹枝葉修整蒼翠處陰陰欲滴海風驟至亦不甚欹斜

陳后山叢談言蔡州壺公觀有大木四垂旁出

人莫能知誤以爲松及張戣與后山言之乃知榕也閩之會城名榕城蓋謂榕也墅中榕木濃綠參天枝幹節節下垂葉如木麻蔭可十畝知不減於閩予每苦海氣薰蒸坐臥其下擬寫是圖不加點葉少遜松柏之後彫耳

四句清齋海鮮蔬果供幾殆盡獨庭中紅荔未熟竹筍遲出不及嚼耳齋後東歸過屠門甚快意

墨地風俗確是如此

漁山已有超然塵外之概

居人喜作盤渦飯骨董羹款客飯後以玻璃杯飲葡萄酒每客數升不用酒政且從無爛醉作生涯者更喜奇花異卉不惜價覓三山徑內紅紫芬芳四時俱有但不知花之名耳

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已五閱月於茲矣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

以教我也

畫學心印卷四

男鳳墀校字

